



09663

贈太僕寺卿前監察御史周公來玉傳

天啟壬戌四月京師雨雹公言事之始越五年
丙寅王恭厥火再雨雹朝天宮災公死事之終
嗚呼天人之故微矣哉公旣被逮慘掠六月沉
獄七月還尸魂魄甚香千秋藏玉壬申季冬惟
其吉矣是年秋大司寇上天下死刑向借封疆
亂察典仇殺公者以通奴論死天有顯道可不
懼哉自昔中常侍鉤黨殺士大夫郡邑承望風
旨故郡邑之威與黃門等然率有主名異哉來
玉諸君子追削票自別擬張可周移疏草屬之
腐刑桃倩李代居亡何父魏母客之輩烟銷蛆
盡而前有沈後有寇兩太守蕭蕭立水崖雪巘
中望之一似古先生其人故在嗚呼此亦當世
得失之林也君諱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自浙
來吳江之蘭溪至曾祖恭肅公用門始大浩氣
鍾來玉

上登極覽公子生員廷祚廷祉三疏憫焉贈廕

有加蠲除賍誣賜錕溢全葬僉議予謚祖孝廉

公式南祖母郁氏父封御史公輯符母孺人顧氏並贈大中大夫太僕卿如公官妣與元配中皆碩人蓋異數云公劾賊魏初名進忠以首言故首禍然公爲其難諸君子正不易也龍逢比干何後何先獨晒公言之後又踰一載竟無一人言者公自踵而言之曰指名彈劾獨臣一人爲可歎耳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公疏中二語賊魏絮絮講筵惡聲徹御座狂號奔仆願乞爲僧以酬言者幾落姦膽國有人焉其信可制也而

半已化爲婦人悲夫初擬廷杖而免有旨再宣客氏公疏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不宜使私恩小謹佞色柔聲開訛構疎淑慎客睨魏而歎旁有謀者聞之拍手舞生富貴乃在此謀因察中公力諫傳旨杖八十怡然深夜待旦就杖而又免及官光祿不拜令旨糾大璫王體乾諭票廷杖公至是三擬杖矣而三免福清葉師三救之嗟乎乾坤何等時哉彈客奪俸彈賊賢等三免杖以此知重閣權則旁竊漸杜閣臣得人則閣

權自重居斯地者可不勉乎自絲綸轉爲贊頌
腥風毒霧不可嚮邇然後知公慮遠也竊怪劉
朝典兵一事公言三不可九害留中遂寢豈
祖宗家法不許干與如嚴霜烈日足憚耶天下
事尚可爲唯言路與閹人隔絕雖汪直劉瑾不
久自敗賊魏借力省臺而正人一線之生路遂
絕然後知公慮又遠也嗟乎王聖弄權宋娥專
寵令萱蠱聰朝恩來叛童貫招夷逆振逆瑾取
鑿匪古其詞危矣無以中人參決疆場之事無

以腐豎品隲文武之才其旨凜矣權璫貿報復
于言官言官乞聲勢于中貴其言痛矣不如是
而忠臣義士之心不快嗾義子而賅夷齊吹枷
鎖而立楊左一息尚存囊沙覆石浩然去矣取
義成仁逮之日母子神相告而不語顧母卽滂
母惟子有心母知之矣且生子而賀不嘔出心
不已生子而膺滂不相隨入獄不已安在語不
語也嗚呼七尺辭軀八旬辭母在獄日短事親
日長不如是而孀子賢母之心不快邑令圯類

以入骨讒交戟呈身而頑破面不死法則死羞
獨恨死公之後坐贓五千耄母死幼女殞夫人
公子流離奔竄次子祉以幽憤卒嗜其甚矣不
如是而雌奸陰賊之心亦弗快雖然天不以快
心之事予奸賊快心獨君子爾予嘗謂公古今
快心人也見解快文章快睂目快議論快心事
快政事快見道快判斷生死快天生罵賊之舌
快先儒有云知飲食則知去就知去就則知生
死古來不肯去之人卽不能死之人判生死如
聞恭肅公掌銓清執在

飲食然而后第一快心之事常在我獨公爲童
子卽能辦此蓋楊忠愍之快地下也公十歲兒
婆娑戲綵聞長者言而快地上故以是知之吾
康陵時諫擊大闖顧淑人父銀臺公存仁
肅廟時直諫戍保安公慕焉旣課最考選不附
權勢得官僅虞部久乃拜御史白其祖仇直被
誣狀且爲言銀臺公而里居則蕭寺閱藝重地
請折安富民以安饑民惟桑梓敬共嬰禍弗恤

在光祿所省糧解及歲汰五十餘萬有功德于
民宜世祀况烈死公立朝伸救多省臺史局敢
言直諫之巍碩所師事多正學鉅儒請祀請謚
則仗節死綏與清忠澹泊之名彥持論以遼事
爲先品人從家國起見論學宗性理大全方公
乘八閩之驄遽丁外艱苦次相對圖書數卷已
聞萬公杖死頓足曰是以部官嘗試也舉朝無
一人敢諫此奴手滑不知死所矣亡何得正而
斃公事竟矣獨念公真能辦國事之人未可死

耳始公令三邑其大者令武昌爲井閭冊平重
役貼次役刪煩役而包攬絕徭庶視漕艘貯粟
如額軍不通民吏胥不通糧戶令德清軍兌囂
爭垂十餘年謀縣舖舉火出劫亂公法公偵之
先而密擒之計船定廢如令武其令仁和刻圖
定數事竣收單杜洗革羨又計艘爲十廢收則
廢視其里兌則船視其廢安黎冊如井閭其疏
水利興學較多于簿書期會之外超然自快它
剖摘神快磔掠人之肉鬼爲披血而語不勝紀

也大都識之力倍于學急智之妙倍于長才公
本快心人快則省事快則便民嘗巡南城詢故
一牌蜂集公批人命狀一人一騎而外首告直
其事此狀中所未載者公遠抵郡士民號慟吾
郡忠介周公大呼直入西臬逮所執手罵賊賢
者欲與之同速死及在詔獄日與忠介講學不
輟不亦快乎有子情詞壯直令聞長世狀稱會
勘錐刺顯純復嚙其指零落幾斷吾聞詔書夜
殺純衣不及披凍立西市裸體就戮不知鎮撫

堂張拳睜眼筋斷脈絕作是觀否諸號聽記號
事件絡繹不絕取忠賢矯旨輩亦寒心骨立否
初虎丘逆祠成逆像至自杭余令客夜偵之頭
大于股裝以別函身首異處則私喜次晨令客
觀禮焉吳中大家塗金抹紅粧龍鳳糕羊酒相
賀官長羅拜若而人余則噴飯恐失笑不知周
氏兩家公子已將斬其頭碎其臂齧土木而各
爵乃公持火照亡羊有友五人焉赫赫明神能

無快乎

贊曰公嘗作論語商云余之識公自浦漵采蓮
滿船明月執手長橋遂商政事相期閉戶成六
曹書今已矣無論商政事卽商讀書不可得矣
公閱予闡卷目爲劉蕡許顯純之鍛我詞林三
人獄也首予獄辭指予日夜思圖翻局誓爲謀
主國士遇我差可謝公後死者無責乎公雖用
忠烈死而衷懷豈弟幹敏過人毅且雄厲殺賊
冥冥拮据公亦甚不暇

天子聖明封事故在死臣之言得行臣死且不
朽公地下之快未有極也

無夢園集

駐二

七

都督師復朱公傳

始王元美馮開之欲傳公公曰廉頗李牧乞太史作傳耶雖然公惡可不傳公諱先字後之別號師復幼孤年方秦舞陽召賓客答辱黥奴集智勇籌河套異人授火龍神書榜其堂曰坐上三千客胸中百萬兵公古名將也功成解組類有道者居閩八年鍛鍊於學然以戰起家首叙戰云初擒勝方於澈浦石墩間募鹽販五百以精兵破勁倭前侍御梅林胡材公檄鹽兵屬李

所部義士隸麾下時嘉靖三十二年又二年倭大逞于吳越畱都震胡發重兵予公曰彼以寡擊衆深入則專此以寡擊寡擒其不意奚多爲分百夫三道戰三捷斬賞故靡其旗功爲他將掩冬督撫會榜破周浦巢秩金吾公取榜歸是日度子夜必風且雪利火攻與將士約約已薄暮果雪火入疾尾之斬一人遲渡者趣赴水將岸賊驚於犬持長矛刺水中有水孟蔽公首三擾羣犬行犬爲不信布火器而返雪止風颺火

盡發諸將先已受約則炮喊不絕倭疑大兵悉
入烈焰中格殺平明自殲其半追斬海洋大破
之周御史按竒功例陞二級渝盟明年徐海擁
倭數萬圍阮督撫於是胡公手書五萬金又易
十萬金五戰解乍浦之圍不受賞嗟乎以十萬
金餌公耶以錦衣腐鼠嚇公耶世稱嘉靖之際
賞信罰必頗著戰功然乎否耶妖道李福松兵
號數萬公徐語胡曰救者一松急之人人松矣
需七人可擒耳七人受計降松詐稱汰歸勇士

三千近在澤可招松喜借七人行不數里望公
黃蓋坐怖而趨於水則七人從水底斬松又明
年王直大寇盜 嚴旨責胡公胡檄問計畀三
千人守五嶺公乘夜擊渡請援於大帥帥不許
自揮戈入以全師返大帥反馳役梟所部一兵
以退後爲名台守譚公綸揮役去公感譚知屹
營以待直擣穴斬首左胸中鎗猶扶疾戰斷死
勿顧是役也公事外從戎不死陣不死譖幸耳
胡令戴死殺賊公咲曰喪師者不以失律受誅

力戰者以讒口論死倭無可平之日矣胡手書
慰之抵福清卽席傳令席散馘獻乘宴享不備
陰圖川谷倭至不得營上逕賊巢楓亭寇悉平
其疾抵莆陽討安瘡痍而梟夷兵奸人婦者詭
他枝兵以安夷心持重若此浙千總汪緒糾卒
汪奩將非兵謀不利於胡胡自入閩移公坐營
一日遣奩行急胡令賊腹王遊戎擒緒私邀王
語乃授符戒轅門無入王王徐出而代王擒緒
者已收錢塘獄以緒近憲司去縣遠而自逮奩

錫山引領受誅時浙直內變平從胡於閩胡逮
辭任偕北行旣歸里一游燕試將才第一前閩
撫王侵賞獄提公證不忍許舊帥曰與誣王寧
誣我卒坐論死在閩獄八年蒙御史直之予歸
兩廣以番禺徭夷徵皆謝不赴應天撫宋三疏
而後出在京圖黜二黠將大治戰艦豪門無掛
占成雄鎮在西粵陳徭獐十七事杖殺刁訟抵
蠻潘卽善巢宣導卽善伏謁具牛酒在薊鎮虜
長昂董狐狸等提兵降之在輜重營渙卒暨豐

玉水田兵多豪占名餘軍公曰營廢將亡兵失
統曰餘今設營分隸誰餘者悉還伍老弱畱營
強壯出採輸公府一偏裨一餘給軍士士以營
爲家開種水田之令公策其變不聽已大噪屬
公定之會朝議散兵公單車行田造圖冊開
誠訓告壯者兵老弱給道里費耕者籍農諱止
會南將韓沛賅著督撫蹇疏發其卒歸臺守公
曰千百總將安歸田兵車兵皆南人月糧少於
他軍此舉係安危也尋進副戎督南兵營去輜

重六十里畱家人范陽城外不逾時臺兵以裁
冗故二千里棄臺守公自府咎力請易將兩旬
徑赴亂所擒首惡吳公泰等而麾下聞知是
時公名在大將右忌公以裁冗喉中而代蹇受
過卒誅戎首故諸將多以南兵罷公一歲三擢
云副戎狼山乘破舟提孱卒謝請謁以都督僉
事鎮東廣不二日關酋入犯首衝閫移公鎮之
道潮陽戍兵闕於市有盜公行者公毅然曰救
焚及未熾棟焚原燎嗟何及矣居恒有分疆臨

變無彼此驅車入城諭而止蓋 神廟辛丑年

也嘗曰疇昔斬將奪旗功碌碌所可酬明主萬
一者庶幾擒王緒斬福松定塞上鼓噪之兵撫
朝陽搶攘之卒乎公轉戰二十載石湖之戰中
火矢矚目一呼皮盡脫失其痘痕舟山之戰鎗
入左胸數寸海洋之戰鷄鳴問界直指琉球須
臾帆轉寇騎山湧立射殺倭將身中一矢嘗宴
携李酒酣舉矢折竿百步公每戰先救被擄親
斬六十有三部斬一千一百九十有奇推嘉靖

無夢園集

駐二

七

戰將第一倭犯朝鮮閩海沸然條上二十七事
行之搜俊又討軍實閩不被患乞骸予歸擢僉
書留都再鎮廣東疏辭甚力大司馬覆稱宜遂
抽身禮待以爲不知進退者發一大省有詔馳
驛公每出一瓢一拂一團晚益杖隨一痴聾童
子調痾山水又二載逝卜葬江寧年七十有一
所建軍功例得兩萬戶今第一千夫長而未陞
功禦倭如石墩一里涇平望之親擒柘林木瀆
乍浦長安烏鎮沈家庄笠中諸洋之親斬伐叛

如李福松之執訊終公身未嘗陞叙云公曰清可律已不可律人又曰清非難清而有爲難屢戰却金如李中丞之干胡中丞之十萬殷中丞之五千唾去不顧而拒薊鎮之例金罷西粵之紹贄在獄却知交之月餽以軍行功辭三太守之厚遺及居里孫郡守過公廬必一式終孫任未嘗交臂也初將百夫損十三人某縣令髡一卒充級公憤辨令黜官解役論死南營噪兵制府坐戮公馘其耳曰法如是足矣鞫非兵於武

林胡縛百人將刑公入付鞫以七人論死仍感夢言於胡斬五人未減其二所縱九十餘人皆不去遂隸爲兵嘗立司馬門叱緹騎暨官較部掾交齟齬公所知捐橐左右皆不許帥府犒錢貯藩司及爲將復軍伴金額其不繳繳數名多類此尤務持大體大將軍薦人而不錄大中丞厲聲而不聞閩之役按撫調兵不和勸以先國家之急交驩如初官西粵不合於巡使戒無入公從則喧而入問誰喧公曰彼小人焉知國體

華夷錯雜公其熟思初入獄獄吏呼公官冠以名公叱吏跪若官也何名若犯也何官叅戎時直指語人曰朱叅戎如狂公投揭云夙有戰傷四時弓馬盡廢近來發熱一身行動如狂公生平問學精於居獄炎天衣錦茹荼煮藿爲減暮膳居必複室不妄交接石孝廉震除夕入視曰今北上且赴選吾友朱君璣可寄服食不幸死陳君誥可葬後二十餘年石以強項令游練川出橐金爲朱公子納采公不受嗟乎石亦奇士

公讀書彈琴中夜以思我心肯釋人天心乃肯釋我遣呂孝簡藩牒先得曾案授之郡鞠公寬曾遽曰朱金多易釋耳某案在且得自朱公公白王中丞坐辟王反讎之皆不與辨西粵官廡魁妖蟒毒前官入至歿十七人公無所覩其一驗歟初偕胡上檻車白蒼頭劉慶變而杖殺諸奴懷刃者聞有盜課至萬戰歿朱公璣子也募義償亡出之獄居家籍俸予族簡書袍笏與子孫訓子曰汝知戒得之旨乎正如趙孟視磨歎

餘生無幾爾子姓化之皆篤於行予友其孫文學祖文孝友經濟真賢者及子綬武解登第沉重有父風云綬兄綬弟紘純諸孫文學知雄壽陽等並能世其先著家法居喪不佛不牲婦人幼子不送葬南兵營變距顧淑人范陽十里將佐肩輿迎入淑人謝無公命不可官較至入別小婦較尾公遂不別而出妾燕人也或以公言往日已嫁朱公不可見矣輦姻家仲中翰所夫人治具迎姨買一船歸飲食以資抵蘇卒有姊

無夢園集

駐二

五

適姚寡公迎養於家辭曰豈得歸朱門祀姚之先人哉以八旬老媳劉孺人矢卓節上於朝表其閭吾友祖文母也公模範遠矣公善鑑古嘗神一敝琴明月琴乘風飛去公曰凡人未遇時爲人所分量正當奮發有爲則命自我立此處困阨者一條好出路也嘗言我兩世人自有生至患難爲一世自生還至謝政爲一世嗟乎若公者雖千百世可也

贊曰朱公束髮從戎血戰二百有餘知幾勇退

而予磨千夫長宋人有曰重壞臣爵祿輕壞臣
廉恥公知免夫 廟堂修保闔功不獲與朱沅
兩中丞戚少保同曹而議責在樞衡痛在士論
若夫世爵輕車於先生何有哉何有哉

無夢園集

駐二

去



兩中丞戚少保同曹而議責在樞衡痛在士論
若夫世爵輕車於先生何有哉何有哉

封翁陳雙梅暨朱安人合傳

西京多循吏爲政有根抵而漢詔興賢舉能察孝子順孫獎賚無虛歲廉能輩出夷考氏族何寡寂哉閩內益稀史氏逸之耶閩同年二何陳君世稱涵江陳氏太公諱有斐字爾仰別號雙梅以子貴初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及贈妣朱安人二何久而葬以食貧誅其親非以旣孤暴貴壬戌余與君同門已薄館試不就初司南計倉議節關議革然猶是升斗活而狐鼠索

無夢園集

駐二

七

帝曰惟爾才試諸大海蓋余與二何言孝子莫若守身守身莫若愛民愛民莫若去色居鄉而好色士無可商之操諡立朝而好色官無可商之事功恬淡則致其果樸靜則致其決如是可

以牧民夫事二人所以事一人也事一人所以治千萬人也不二心不二色辨在真僞刺之而痛真觸之而喜僞二何沉沉焉觸之不動矣刺之輒痛矣太公出繼母韋最後背南樓公最蚤南樓精治易及門林象川丁槐江江達泉皆成

進士去獨用蓬掖老兄心齋並困黷序公旣傷
父兄兼自悲也幼携養外家念襁褓來不自悉
南樓色貌值諱日愾乎見之時摩搔韋母加笞
處雲爲黥燭爲淚惟公父事伯兄雖酒豪自命
乎見浦歿而罷觴見浦公仲兄也撫仲氏孤不
自問兒女饑急人難坐少長春風而冰炭豪勢
噫士無兒女腸何畏乎霜雪嘗嘆人生極自得
處惟造次顛沛夷狄患難能嘗此而後可以恒
試於貧賤而後可以偶試於富貴方公辭德慶

歸粵城同旅疫作公欲歸竟歸矣然且曰死生
命也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東坡不瘞
枯骨乎豈緊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坡愛其
死我愛其生醫之藥之及旅人愈而公病公病
已以愈人猶甘之宜江少卿語君而後動公家
濱海賈人竹木沒於颶風里兒攘之公在不敢
水漂古剝視木石謹皆此類娶於朱舉二何復
舉肇可歿之日一在童一在髫曰必跡三大夫
二何泣識之歲甲子覃恩封太安人姑逝拂拭

其樞出入必告推布操作越夕竈不黔無色慍
當是時奇市上助宗族俊英共攻砥雨濕負薪
就倉皇燎衣課讀於爨勞苦至矣太安人輒提
不誤一語大聲疾呼葺紉破裳爲密壞身
中綸綴其間不亦艱乎載陽公以來世有隱德
必跡三大夫何高州太守敏齋公以吏治江右
督學紫峰公以理學御史見吾公以直諫廷杖
故著爲教史氏曰千里之母病而孝子之心動
動心於母子也必動心於君國也此子嘔出心
乃已若慙焉傷哉母也與嘔心於詩孰若嘔心
於政心方寸耳旣已事君矣以方寸與母猶謂
之亂况以與詩文其存幾何吾知二何之所有
矣夫漢之一政德也尚其庸課功也尚其奇故
每詔奇材異能可使絕國者二何試諸瓊州無
忘三大夫之言

侍御顧公暨配黃孺人合葬傳

公諱龍楨字翼卿別號驤宇其先自金閭徙錫山高士勝四公避僞吳徵錫巖公魁正德庚午至於公成進士在

神祖朝以諫顯服官勇敢有氣剛而不折其不受小挫不卑小官二者具賢士骨嗟乎古之人以左遷爲靜修以瘴癘爲樂土以刀鋸爲性命垂老投荒榮於金紫故能氣蓋天下神老識間備一旦緩急禦侮之用而後於國家凶事之益

爲不負今遷謫大吏有一潔於小官而樂爲之乎公名御史一倅曹州再令夏邑勤事以死方其峩冠文石霜飛白簡豈沾沾升斗者流人臣分義應如是爾噫公去以粵闈爭壬寅 詔還公職言者引察例公曰復職曠恩計典大制寧遵制無倖恩爲試之役緣公事卻少露圭迹而投劾解組寬然長者大都公賦性切直咳唾生珠玉亦生雷霆意所不可如風濤之湧而虛舟去來一觸卽止或曰逢公怒如逢公喜而逢他人

喜或不如逢公怒云初官大行 命諭祭 瀋
府妃讒奪其嫡口駕遺命公曰主祭謝 恩必
非長子不可使命光而瀋禍弭在西臺如授訟
子大杖而諭其子孥若繼母錄二重囚其一三
犯刺無刺文其一指金珥爲盜賊皆出之夫威
嚴若明神而獄沉於狂狴溺御史大夫職矣世
皆知公彈石司馬李都督然風旨依忠厚云河
東嵯政利寧歸商額溢三萬以充邊餉使不餽
薦不私讎不例其行也司李簡裝籤帙蕭蕭而

粵璫耀以明珠舞以能詩之鸚鵡博公一笑可
得乎公檄所部無以屬禮謁稅璫上諸不法狀
奉有李鳳與按臣同心不得執拘之 旨以是
減稅額行其意新會士紳中誣被械疏什株累
調護甚力建育材館嶺人思之大哉
神廟之爲君公常抗論權闖新甲榜百人壯之
願同死 上責闖而直公萬里之外公可謂得
君然終公之身官不過令尹與生前纍若死後
贈卹求乞無已不大徑庭乎要之告公用圭盡

忠補過人臣寧爲此無爲彼公善讀書壯觀天地間一眺晴湖已見大意不屑屑鉛槧重巖公稱其孝伯兄稱其友而買田給諸昆甚厚執母楊孺人喪甚哀幼贅於黃祀之別室撫其孫著公大節黃孺人少習女訓儉而莊異居勤餽遺迎養精鮮腆以簪孺宴嘉賓以置貳開哲胤母氏卒而遺金曰黃之橐顧不得私又黃孺人大節也葬荆溪君山在小公篠嶺下予登絕頂宿自然菴一夜聞獐鹿聲公寢處其間可自娛山

祀袁府君抑古骯髒不屈撓強項賢吏也又可
招而友矣

贊曰予不識公雅負能知公孔孟尚矣吾人當學子路孔孟之名美庸孺侈言之欲爲子路非壁立萬仞不幾也自叔季多偏至之材而士大夫好中庸喜緣飾不知三代以上各詣其至而隨性之所近故能動天地開金石務蓄力而珍氣蓋聞諸陸務觀云吾輩儒者當有大畧曠然無疑於胸中勿効武夫俗吏局故常以此傳公

庶幾無失公哉

無夢園集

駐一

三三



大叅中瑜顧公暨元配任宜人傳

公家江陰白鹿鄉徙長涇寓錫山東亭再遷涇上封翁雲竹聽尤村數十萬松生而哦詩彈琴其間山川皆響歟則樹三兄弟瑩以沸濤樂魂魄蓋嘗被髮吳越不以家挫故逸殺兄之盜又嘗掖母烈焰中倉遽出賈人金與火司爭然諾旣貴低頭阡陌提藥囊活寡貧饑糜殫榘與徐宜人對噉糠覈而以精糲進鳴玉公侍病則蟣蝨攢衣不解帶古行義君子也公爲雲竹冢子

父肖德其父曰白簡中有鏤邪丹書中有鈎吻其子曰當官不知有家居家不知有官其父祀醫聖祠所事餘姚諸公其子三從見龍涇陽雲浦學其父合色脈察傳變輯醫要其子有理人譜其父好琴好詩其子好飲其父徙宅避篁侮其子強項中權謫其父八歲知醫其子右捉筆左搖扇病左耳不輟噫公病目父代之明病耳書代之聰醫目莫若父醫耳莫若書遡其先守誠公却夜色而晨舉子是以鳴玉生有潔癖

既舉公封翁聞啼貴之鳴玉敕斷擔荷戲雖雨
風漂播勿恤也傳文學揚舍龍城自公始有學
人傳政事慈谿歌之荆豫尸之延綬之役金幣
勞之以死勤事五過括蒼括蒼哭之遙聞聲而
思西蜀盼之傳出處以壬辰進士自守令歷部
臬所至有聲一再出山乞歸不允或指鳴玉像
而悲然歸自乙巳娛親之日長可無憾文尚氣
格政尚典型是可傳余聞諸仲昭霞客二徐二
徐江上奇士也嗟乎今不善牧民者輒題之曰

父母而古善活人者反名曰秦越人豈秦越人
真父母僞耶嗟乎治人者未學操刀而割太倉
令淳于意不爲人治病豈吏於民自不病乃病
耶謂生人乃殺人耶或又曰秦越人貴老卽爲
老人醫貴兒卽爲兒醫無特操所以秦之越之
歟然則賤老將孩之耶賤少將耄之耶噫嘻天
下所以思秦越人不思父母誠治吾病而已與
其父母我也不如秦越我也與其父之母之而
毛裏不屬也不如秦之越之而痛癢相知也吾

聞封翁善治傷寒公亦然大都小民不可有戚
容士大夫不可有喜色士大夫喜小民戚矣治
寒亦宜治熱治人熱宜治已熱吏道熱小民寒
矣居鄉不可無熱腸居官不可無冷腸居官不
冷居鄉不熱矣如慈谿苦里解苦催徵苦礦使
苦繫累苦奸書苦簿票苦期限苦堰苦潰堤苦
坊役供億南昌苦宗憤汝州苦游饑苦盜苦渠
道不通苦解戶苦買米苦暴酷延寧苦不宿飽
溫處苦海盜嘯聚苦流民雜處苦保甲不斷行

苦內地接濟苦缺餉通糧苦海口販苦城圯皆
寒疾也公去其寒卽去其熱正喜偃蹇傲骨不
作熱想耳慈谿之人曰邑治踞浮碧山形勢未
合徙之麓蹟成而民不知南昌之宗曰釁於爭
明之以讓基於歆開之以平釁於奢誨之以儉
汝之人曰孰分道而給民於家孰隨役而受糶
以官噫海內祠賢良者凡幾祠扁鵲湯陰一墓
而已祠下有草可以已疾也公能已疾慈谿名
宦自房瑄至公祀十四人止耳督餉之役捷聞

者八其去也一弁拔刀刺臂金錢大集俄而歸
然廟貌立矣並傳任宜人任宜人自足傳非以
公傳蓋余前所言子父之肖也其父入病家鬼
遁逃其子長揖不拜曠瑤其父封室傍之塚不
權子母而貲參芝其子飛檄平南國兌運其父
黑龍掠蓉湖之舟返風迴彭蠡之艦其子采石
江邊人馬墮而忽躍固已奇矣其翁畫唐夫人
乳姑圖其媳訓行之其姑粥糠粃餅豆滓其媳
暑不箆寒不爐問寢高堂夜分繡績生而蓼集

卒而芝枯捷不及聞悲哉茹荼仲子孫綿詢諸
父又問談氏姊如挽之懷中別之乳上長跽霽
高堂之色銜悲調同室之歡其詞痛余讀而悲
之望之宜人父也學夫宜人大父也十三來歸
甲戌始稱婦幸哉有子公諱言字尚實別號中
瑜教子義方與次公文學白首驪所著有恒齋
稿二卷

史氏曰始太公操粟出卜醫乎讀乎讀吉然封
公自名醫公自名吏公之爲吏也以膽智善療

危症如遮說間行喘不出於途鎮定海軍於倉
卒濬渠救荒全活萬計非受禁方何以有此繇
斯以卜醫詎不吉哉

無夢園集

賦

二天

李貞母傳

三從先父猶之先河後海也重本也父嚴母慈將爲嚴君焉吾宗長者二水公諱燾洵嚴父也乎哉居恒述我家位列上卿公堂菜食建言待罪橐滿四金士寧窮餓以死勿行不義子女則之允塏卓于庠而李夫人爲賢母母始歸李曰王霸之詘容于令狐子也妻以言高之終身偕遁桓少君更著短布裳頌義不衰况補紉餽饌茶所自茹也爾丈夫家于常館于吳徒行不楫先辭封不拜

無忘夙笱所不慙于兒女子也旣舉子仍枝其析產也毋寧瘠吾子李大夫不可然是者足以章教而正俗大夫諱應祥字善徵別號兩亭其高皇帝賜田邑之陡門里諱元丑而沐齋父子世精理學生公先娶毛孺人卒母猶逮事孺人楊歿以禮終公督浙餉代之子毛孺人遺子女三代之母公令臨海遺愛世祀爲郎九年出按藩臬擢秦督學勇退急流母佐之廉于官蓋余

往年游鴈蕩過台兵大譁父老言曩者公召隊
之長各予大鏹一聽剖譁遂定此一端若徒步
禱二十里外宿莽蒼之野惡溪暴漲而不驚母
也勤身卑約匍匐側助肅括以雍亦足多矣公
歸自秦且病母戴星掖行望前輿泣數行下居
亡何傷瘁不療從之楚臬江風夜狂舟飄六百
里奔集一江渚母于江水混茫中窺隸夫將掖
之叱而去始登嘗兩過錢塘不識西湖數十載
居梁溪不陟龍山母生而嫻于禮者也甫三四

齡不雜乳豎嬉故官舍步武內外之聲無相接
嗟乎李夫人仙源自言六十年不一面赤終身
未嘗戲笑榮公家法如此猶歎范忠公不可及
宜二公樹品之卓也蓋至鬪華組弄柔翰工篇
什將奏諸房中肄于風雅俗流失甚矣家無半
臂則賢房太尉不逐時粧則賢崔樞李母雖笄
幃者流貞心亮節以翼諸孤厥惟艱哉其子言
之不若非其出也長公太學延枝述母訓曰而長
自知非其出也長公太學延枝述母訓曰而長

也吾從子次君文學茂枝曰待吾母戚屬與已
父母等故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均平而專一
也雖然均愛也不均嚴猶謝世俗譏爲名高耳
寒夜篝燈燭且欲泣母操作佐讀曰文藝末也
而祖辭爵受田而曾王父而王父辭官受經而
父六載爲令清畏人知家法具在於是少長聞
之咸式穀焉母貴而自乳十七年免仍枝于懷
與伯仲競爽其訓曰工文字不如謹規矩佞佛
不如積善多財不如儉用刺繡不如紡績類有

道者謚貞母固宜余一見母梁溪再見於叔氏
窮巷中叔亡以歛以殯哭盡哀若是非難也待
伯仲之母黨如已父母兄弟是以難也

論曰余樂道賢繼母事然傳記所載有兄弟爭
歿以一言寬前子卒兩赦之尊爲義母者有辭
繫臂之珠吏垂泣慰遣母子與夜光俱明者有
親調藥餌詣縣白罪如李穆姜者有令其子衣
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魏主復其宗
如芒卯妻者有盡讓產與前子令已子遊學如

余楚妻陳氏者讓產非中道也處瘠難矣要以
諸母履變李母守常諸母之子賦性殊而母三
子皆賢唯常者可法賢者可傳遂援筆識之

園集

駐二

三

陸貞女傳

貞女陸氏父嘉仁居長邑沉河之東偏世家齋
也以貧業農貞女十五萬曆廿九年受徐學博
士廉聘許配幼子汝鏊越二歲鏊病女遙聞不
起裁縞衣訃至服之絕倒繇是日不出聲夜不
解帶食淡而已疾謝禱醫恨不速歿隣嫗因父
母微諷之其家時督紡織勞苦之爲伊妹治裝
及冰之泮迨其謂之女罔聞知貞守三十年會
翁遠歸入門拜謁執媳婦禮次日奔夫墓悲號

無夢園集

駐二

三

動地翁春秋高八十餘貞女勤紡績親箕帚代
汝鏊以子當道旌門郡邑志焉赫赫王言以
待大諫嗟乎作善之報徐學博古君子八十年
闔修如一日云服官兩邑再與於陟明念故園
松菊不以山陰萬瑯玕易也歸歟歸歟子若孫
莫不承其三世清真好學與之居處如游太古
而又報以陸貞鏊爾女士柰何不行善徒富貴
乎哉士之進也比於女貞貴有守也貴有漸也
二年而許死夫三十年而事耄翁異哉不歸於

縞衣升屋之號而歸於星霜頭白之暮得正而
斃焉事我地下之人快矣修身以竣焉事我地
上之人快矣於是汝鰥哭且歌胡然而哭也見
二年之婦也胡然而歌也父兮生我始見三十
年之媳也兒雖夭無憾史氏曰吾渡錢塘貞烈
不勝紀曹娥女也最著有娥旁拊幻者七八齡
皆孝烈予常寓紹興大善寺寺祀肇興夫人初
以扈駕助征封然夫人亦女也梁天監誕於錢
其父大興富好施妻沈夢梵僧持明珠授沈吞
之女生名善娘絕葷及嫁仙逝勸父母捐奩造
寺旣用陰兵顯又見夢唐武宗今寺僧嚴戒律
其持酒肴穢辱則死及之劉生借寓夢旌旗劍
戟簇而入輿夫人升殿叱曰我出征十三年乃
歸速去生不悟又一夕夢將軍擊其背死丁巳
戊午間吳中兩周生挾不潔以入一死一瀕歿
禱獲免聞者懼焉嗚呼生爲貞女死爲明神可
忽乎哉曹娥亦多奇驗折祠中花枝自反接於
樹勝國時醜女子禱而改其容類此也

高士樂耕曹公傳

予讀桃源記哂漁郎逕歸俗漁也太守訪道里俗吏也山中無曆日何問年華逐酒殺長子孫皆俗侶也意其寓言耶曹太公不卽名名卽之人亦有言醉不可及狂不可及今觀太公歌亦不可及也曹七登第公獨隱而骨諸貴族尊爲六兄之則豈在踞胡床吹柯亭留爽氣撲眉宇不俗哉其山川與人物相得如風水之適遭然故山川之精神不出卽人物之精神亦不出如

無夢園集

駐二

三五

曹太公卜隣三茅疑有雲霞覆其上夫名士必莊士乃有待潮錢塘對月獨飲客亦携杯酒盡無一語者皆有所自得也子新寒夜起覆酒缸或笑酒自不冰先生病寒乎子新曰人病酒可醫酒病不可療也予謂不如曹太公何也太公嘗酤酤而出游則酤敗矣忘其酤也非忘也曰世間不可醫者俗耳豈有訂爲紅友字爲黃嬌可成敗論乎太公之於酒不以成敗論也相天下士亦如酒當其贅於里里負盎牽留贅也而

加親性好客貧不謀侑酒謀代酒者茗也而加
醴好歌衆歌獨歌醒歌寤歌舉按偕隱歌雞鳴
子孫多且賢歌螽斯仲叔季不入市不謁宰施
及文孫歌燕翼凡此者宜歌也而歌遇不平事
宜哭也而亦歌歌之義大矣何計乎死生哉歿
三十載而思又千百載何嘗不思亦何嘗不歌
耶知生則知死何疑焉至孫乃葬始公不發於
子屬孫父之師之母之除旦課文掇筐遺社卒
大奮明廷晉陟清華歌曷旣乎公諱孝本字良
立歌良苗之懷新也子可明天啓壬戌進士太
公曰吾歌待子而永矣

紀孝子傳

予閱漢董孝子傳爲母報仇章帝義之赦而拜
議郎顏其地慈溪溪不以孝而以慈善則歸親
漢家意思深厚嗚呼入爲孝子出爲循吏竭知
盡能以効之民所謂善歸君也司李紀公諱汝
清字廉卿自濟南再徙文安世有顯人其父鴻
臚公大統題壁云有子心先足無官身更輕蓋
云俠矣閑嘗呼盧自得賓朋四座雜以聲妓公
如弗聞也者苦讀書閱安人久于疾童而視之

謹益自謹其身劬絕媵婢十五補諸生庚子舉
於鄉丙辰令宜陽繁調臨寶公之在宜陽也墾
荒建倉開渠減賦暇引鍤藻之水環城栽荷間
井悉樹桃李曰俾宜民採食于近取材于遠貸
而不書單騎衝雪感神鴉爲捕蝗齋廚蕭然餘
烏雀糧其治臨寶首清盜案臬寮屬三老于庭
始徵戒無羨羨則召還之地當函谷之衝治城
濠募壯勇枕戈以待惜乎齋志歿於是公歿七
載矣公之子孝廉紀克家甫官泰安州知州奏

曰臣父紀汝清弱冠臨祖喪泣寒血凝冰絕食
七日抱尸僵臥草蔬廬墓三年臣祖母沾危疾
臣父孝感羣鳥夢神授藥病少間已葬負土龜
繭廬墓如初河水暴發乘葦桴築堰墓獨完安
天子下璽書褒異風顯之予聞鴻臚公昆弟七
人咸父事之孳孳講學執親之喪不襍浮屠獨
宿十五年殆篤行君子歟萬念者一念之所積
也萬年者一日之所積也生天下萬世者生一
身之所積也莫勇於一念故孝子積念莫長于

一日故孝子積日莫艱難瘡痒于一身故孝子
積精間以示人不之省也復正告之曰居官而
好色無可商之功名居鄉而好色無可商之道
德居家而好色無可商之心術公之孝于親能
于官自不漁色始嗟乎天甚愛孝子君父甚愛
孝子故旌孝者天與君父之大賞也君賞之焜
耀史冊生則以子上書予父贈六品京職予二
母及妻贈安人予在籍調理歿則以子再上書
予褒予掉楔天賞之山居而石子種瑤夜行而

飛鳥銜火鑿地而金泣竹而笋破冰而鯉哭臨
而鶴鼓祥練而鴈來玄黃之鳥集樹而候哭止
雕胡自生鴝鵒自去燥地而湧泉春花而冬榮
一禾而九穗尤異者墓火而鳥獸濡水毛羽滅
之凡此者天所以示勸也蔡忠惠公曰三五之
世忠孝繇性三五之後忠孝繇勸勸之尚不能
况不勸乎勾龍弘道廬墓春秋高八十髮長丈
餘僖宗幸蜀過其第坐亭中巨石回鑿再幸賜
錢帛衣服甚多復租賦三年凡此者君父所以

勸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於同人易盜賊
爲之束手其錫也異矣錫類於盜賊易虎爲之
彌耳豹爲之環臥獸爲之撲鹿鹿成獸亦匍伏
成其錫也尤異矣且夫善行無轍迹公青詞下
鳥古空中三大星何異乎其營墓古金鄉魚臺
縛草人止桑林中母柩在焉何異乎墓故無恙
古日渡塘澗大雨雪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水夜
至而不嚙何異乎嗟嗟徐仲車自哭母耳呂溱
聞之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爲公泣也視

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何以異哉足爲之屈杖不能起孱然耳可與虎豹同寢處此之謂神勇矣莫雄于虎也弭耳不敢動虎之神離而孝子之神完何以孝子之神完慎言語節飲食絕聲妓孝子能而虎不能天必張此毒獸于墓不示凡民而示孝子尤天懸孝子之大戒也陰玄之臨哭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鬼神助哭莫雄於孝子也虎與鬼豈能助之哉劉元城一生不妄語歿則雷轟于壁其神不歿耳大丈夫不自

雷而雷驚之不自虎而虎尾之奈何不保身豈論年哉若紀公可與結大年也史氏曰漢詔孝弟力田廉吏三者生人之本是以尚經術營職業澤及區寓邊垂長無事節義洵孝友之倡也蓋自高帝文景武以來所風厲久矣至光武一振起之耳有味乎紀州牧之言臣雖甲乙不同榜而父母則同恩節孝則同理 上以孝治天下紀氏父子有循聲超然遇之資格之外表厥宅里俾吏道趨于廉平教化章顯規摹宏遠矣

鄧孝子汝南傳

孝子鄧汝南城東張香橋人性不好色予常有言色身之力薄事君必不忠色身之膽寒交游必不信諄諄戒色蓋勸孝也鄧子不好色有其質矣十九娶孫氏少一齒親命立遣之其行事似過然先與之約既遣終身不娶亦可不憾里人傳吮癰割腹風風雨雨常在周孝子祠既臥病於家或猶見之祠中耀以明燈親嗜肉神者告之鄧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見者自有神或

曰神光燭舍憐疑失大異香滿室父病旋瘳所謂見者自有神非長齋耶嗟乎鄧子之外惟四壁耳像於家哭於墓斷酒一介不取預知去之日去之日以親像囑同里孝子若曰咨爾鄰比念他人之親豈不知事其親人人知事其親而孝子瞋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孝豈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人之孝如鄧子可以風矣宜吳人祠之不絕也

永平鵬南韓大夫墓表

韓公之去吾邑也幾二十年所矣何武之思不置口如一日也噫公真循吏也哉昨歲己巳其孤某以誌狀來請曰維吾先子承匱而邑也辱先生知意當不朽吾先子也敢以表請嗚呼卽微誌狀吾寧不習公公初爲青浦令以治行高等遷長洲長洲饒積牘牘數倍他縣黠吏欲以事嘗公則爭牘緩急持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扶

無夢園集

駐二

望一

汝矣吏咸吐舌吾郡遭大祲後賦役苦急徐中丞來請肯力行限田檄下公首任其事履畝躬度凡詭宕者分洒者一切廉其實而董正之悉遵會典例所益公田三十一千四百七十頃凋瘵之餘無罷于奔命矣始公之訊訟也掩左右掖洞開重門曰令偵我者無所容也其命攝也直書訟謀曰令被攝者知所繇也兩造具各識以標一去堂皇數十武彼此質詞不得相

聞摘發無隱者吳猾胥爲上官刺事陰修恠按

得其狀悉寘之法未幾以五年最僅調民部居
三日轉餉薊門便道歸省旣告竣改樞部尋晉
郎是時建酋匪茹撫順失利東鄙蕩搖三路敗
衄而開原則全遼門戶要害梟帥歿于戰畿輔
震驚主爵以公請拜命往疏陳元氣當調人
心當固軍屬當優瘡痍當拊款虜當聯城障當
繕錢穀當覈偵探當明又言召募有六難有四
易疏入奉命俞旨發帑金公遂就道抵關五十
餘日募官兵千六百馬六百五十未出關而開
原又報陷矣公怒髮上指誓以必復柄局者尼
之惜哉則請以萬兵救金台失白羊骨爲爭開
鐵計不許則請駐鐵嶺佯爲修救乘西成禾黍
取資軍糈不許則請令三總兵各率輕騎付之
一炬亦免資敵又不許公度無可爲憤欲絕亡
何委以監收海運公卽親往蓋州套遍歷連雲
島北汎口三嶼牛旅順口等處凡險夷遠近勞
佚久議不決者不匝月遂定已又請增設遊擊
領陸口護益州糧儲有事則移海州爲聲援再

設水兵防三岔河扼險防盜爲勦奴泝流鴨綠
之備條上悉格不行昔歲已巳虜突犯內地公
全家罹其害公之弟以罵賊歿長君捐金收葬
其尸忠孝之氣上薄雲霄公親弟文學原性率
子弟守榛子鎮累月不下賊恨而磔之天之所
以全公與公父子兄弟所以報國可謂兩無負
迨虜退奉母歸咸義而壯之嗚呼離離孺子孤
竹之光貞珉不易奕世之芳然使蚤從公言虜
安得逞當時

熹廟御極以邊才薦原官起用公不拜今

上改元旁求文武公當不次擢會卒弗果嗚呼
不慙遺一老惜哉抑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
樹德公之德何以知吾知之桑梓而已矣夫公
所談者兵所牧者民而皆格格與時左我何以
表之以所知我所不知遼山遼水其必知之余
故表其大者他見于誌狀公諱原善登丁未榜

羅陽劉先生墓表

天啓辛酉羅陽劉翁葬武丘鄉之先塋余固宗
壻一侍翁於問涯敢辭夫翁僅文人也哉就論
文翁之文固難言翁曰六代之麗巧其志溺故
其筆卑其精荒故其聲散大都強力之謂才古
今文總患弱耳唐昌黎一強之翁再強之滋芳
芟穢時化變易將何不至是謂強而陳言去今
夫天好作好奇好新唯其能之人不能強其文
而奮拏與蛟龍攫攀雲霞共語笑雷風噪而助

之勢然一落造物之窟再織天孫之軸雖縞綦
不若而况山龍華蟲九文之盛是以翁文皆自
造不極奇不止極其奇亦不止痺緩單弊誹諧
索氣則惡之累百篇一機構則薄之將爲龍其
尾不化則悼之與古人同美好因其彫幾而必
與鬪精色讀書破萬卷履行天下必以牒隨而
軌轍不出周秦思曰季王歎季子左倚五車削
方其書安在西京以下訾詬弗道最恨才情恣
法律衰流爲詭浪是以力開新體應機蝨涌精

味高邈二三名家直發齒吻形容不知誰元美
誰北地然猶遜精覈于魏季朗質疑義于郁人
文誚于鱗曰襲至一論再論而晚年著述又恨
不使見坐白眉于吟樓呼小友于門弟從孫叅
憲達生甫髫刻苦讀書性至孝翁白眼視當世
爲之一青噫翁幼好弄師輒謝去而四齡成誦
十歲能闡顯其文汀州公固非常之公亦自非
嘗將塾師知公不若父父知公不若公自知余
君房曰古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人失全于好兼

公實兼之不獨賦也公不奇於藏書之富而奇
於擇言之精不奇於茹物之弘而奇于鍊格之
質不奇于骨法之嚴而奇于神理之靜其人不
奇於曠而奇于莊不奇於無所不工而奇于多
所不可諧以笑世矜以律已公自稱獨不好色
色不好誰堪好者其所好特寄焉以簡寂爲交
譜非元美于鱗子約子循淳父思靜季朗紹卿
人文如自傳中所載者不交悅禪杜關白鳳集
于房先徵也夫楊儀部金綏寧翁垂老不忘追

琢事汀州耄而孺敬共老姊手整其先神明譜
謀傳篤行者舍諸借謂一行作吏六徙官未滿
考仕不十載翁棄之不得如滑稽諧謔調笑人
主前而豈其質哉當其凌風島嶼何暇問升沉
於海若瞻濟源濯足淇上陟武當禮泰岱以詩
句賞江山卽宦橐已滿且夫遇事輒發英挺不
需忍坦罔設備不躡何爲剛者欲相凌不能柔
者復不敢狎仕宦最得意之境何嘗一日磊砢
哉予獨惜公能于其官而徒潔之以一丘一壑

耀之以千箱萬帙壽之以四十年高文典冊
國家曾不得材臣之用大可念惜耳金馬碧雞
遽貶驄馬之駕八閩茗雪復返慈烏之廬大梁
平藩河北縛寇擲官謝諺以罪爲功然則諫院
必無逆鱗寇至必無纓冠藩黨必無計擒姑默
默焉惠奸滋蔓而後可幸無過乎翁實政事才
奈何空令文章顯公言宋之讐金雖百敗百死
而不可已者張浚終始主戰守主恢復奈端珩
不協驟戰以敗浚懷而猜以專禍不切中邊籌

哉讀崇政論古之治如春日非不生枳棘蕭艾也芷杜蘅蕙皆得其養今炎炎夏日矣禹別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土上也三代國於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土人掌土化以物地相宜奚必東南乎雜之吳賢讚中歿可祭于鄉矣嗟乎一日之政事卽千秋之文章公能于官則惟能于文其言政也竊比善御者不詭輪不佚轡不終日馳逐行三十五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恐疾而失其節度也謂卽公之文可其言文也

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爲之辭乎謂卽公之政可政而不知者讒焉譽也文而不知者譽焉讒也原本經術俟之子雲故曰翁之文難言余竊怪知公文不知公政知公博洽著書不知公精辨詮理特表而出之昌黎之文無不驚誦破除強寇胡不聞焉必練於事辨於官師之財則學可以致用不爲無益于時公自狀也哉起公于問涯相視莫逆矣

南京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後川段公暨
配太安人李氏合葬墓表

神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奚表大節存焉爾識
大賢者事非其人文不能顯如其人事辭勝而
品格晦矣歿者可作也不受譽亦不受晦後川
段翁三秦偉人也予同年中虛韓比部函其子
欽等狀乞予表墓氏族也官爵也生卒也誕育
也有言之者矣公諱補字希仲號後川三試輒
首輒餼亦才人位置耳然十二而庠十五而餼

無夢園集

駐二

又四九

則蘭州噪甚曰夫夫也是晉陽世家洪武以錦
衣侍 藩封家于蘭者裔也是封補山令敏南
陽守堅世有隱德如曠如椿如增有子補劔劔
其羽也先後登進士榜若而人至續暨補一景
泰甲戌一補隆慶辛未二十三舉壬子涉大江
攬金焦看劔氣以壯其筆又七年成進士今其
子銓舉癸卯欽舉丙午銓舉己酉鏘舉戊午鐸
貢丁卯宅相如韓比部足稱矣余所論次不以
官亦不以世公之能處喪也孝廉不虛耳登第

而思思而哭哭罷而又思無貽一路哭也可以
白吾親遂收淚服官士固有志所在以勤事祀
歿祀于鄉果含笑怡觀察地下也屈于位嗇于
年誠不以令名易嗟乎興利除害有功德于民
則祀之脫一艇之官不知令所來超遷去國不
知令所往灑然琴鶴何有哉悲夫吏道之薄也
不立誠不擇要公于是治曲周之釜陽河余嘗
過磁州除道沼荷夾岸三十里爛若錦邈流折
永年曲周奔千餘里達于運市賈嗑其吭永年

濬聞迺訟公許聞時啓閉長年與田峻僉便之
未幾有鄆米口之決公晝夜乘障負土寘薪水
道理孫學邯鄲步也懼失故步士于官如農有
畔矧代之郵且黃池裁而協如故歲千二百有
奇參天之發作常儀的乎公片言剗革大都持
體要重而出之決而決之事上官不徇不忤務
行其志讞獄持平而已于鉤距未數數也媚天
子媚庶人彊禦何畏焉亦不以驅陽鱮故廢造
請尊賢友仁俗物自去吏也不俗人焉得俗之

羅雀而忘其寂門可常關臥雪而忘其寒釜可
常冷日夜計過而忘其勤苦鬼神可常往來奚
知有俗物哉河間則濱河壯縣也邑田下下行
者飛鴻居者鼠角莫適雌雄公履畝所至清匿
田五百餘頃登于額荒田三百餘頃成就疆理
勛勞來宅者可二百間種馬俵解匹金三十五
公自與賈人約劑木二十五貯十于庫徵三年
而免一或曰不捐而貯何居愛民者必與之計
久遠猶夫積穀耳儲積多待凶而頒之乙亥水

明年復水大發廩噓氣作勢丞簿交粥之邑鮮
餓人審編而役平置匭而羨去今置匭非乏也
公卽不置匭誰敢求索哉簡士之秀瀛海名碩
多置藥籠中與得當縣官之用勿言李桃矣驛
政之麻也南解不入公罷之成禮而止或曰公
何以南遷意者過客歡不可失耶予曰非也客
之一飲一啄命也官之或南或北命也時之賤
南貴北命也餼一客不逢喜餉十八衛不逢怒
亦命也公浩然而南餉百十萬石無斗升溺者

昔遺黍滯穗今珠玉也噫嘻珠玉養軍士而不
足珠玉買歌笑而又有餘公豈有所感耶免喪
強就選人遂卒于邸誰適爲之夢夢者不醒先
醒者不夢立人之道四食淡而神生慾少而氣
定膽決而功倍孝篤而嘉會有一于此足以不
朽豈論年哉况于官乎配陳氏早卒贈安人子
金繼配李家故儒素日見舅姑而鮮姑爲霽嚴
寬公于讀奇文藻發如太華伸掌勤逾緝緝統
愛前子金逾已子天表之應已子蔚起毋勗之

成代公以父治姑喪必誠信瞻望母兮代公以
子卒之日哭者盈室魯有九十之母表爲母師
母曆過之余故表公兼表令妻壽母

贈戶部郎左龍劉公墓表

始余交念劬劉司農惠而潔令中州以戡亂著
尊人左龍公渾雅簡質端士也一日纂行事屬
簡曰朝陽之麓藏玉有年亡何王母歿伯兄繼
之烈嫂從撫二藐孤弟入則收淚事吾母又早
失怙紀載缺逸久而撫樸言夫隴上之文如淡
見者掉首不顧非其質爾若子爲廉吏家有烈
婦可以論其世矣劉自青州徙南昌紫漢宋南
渡昉也徙樂平徙麻城自元末遷孝感自國

無夢園集

駐二

五

初八傳至族以萬計力田蠶織子姓有敦彝之
色攷其譜牒如入玄圃而覽明月其間高文噴
薄波濤起立荆湘咸拜其下公爲深山大澤云
公少醇謹簡寂居處必擇情熱而理浣之精耀
氣湧讀一書專求一事彼日誦盈帙不求甚解
正坐不讀書耳嘗炎月正襟坐美鬚髯於修竹
翠栢之下南岳岩有公跡焉入城市如浼甫壯
投牒終養二十年青衿不識邑宰行部所至請
見則不往非神明練濯氣蓋天下能然乎語曰

少成若天性公十一屬文在羣不狎侮侮之怡然徵其氣定事師楊漸齋於僧舍甫明披衣櫛沐雜沙彌課誦中雨雪東向稽首是日王母誕漸齋歎良久令歸省以無嚴命辭已與友人聚談松下乃翁見而杖之松鶴山異日者司農公天才駿逸如泉出峽公襲之帷之屬蛟龍護之一試再試藻暢於襟靈豪士如雲不啻臥之地下旣獲雋而跽待確室母命入始入猶爲杖折嗟乎不命于父則寧雪禱而不歸不命其子雖

芥拾而不樂豈庸俗人之見也哉卒能淑慎其身而農部所至佐國家之急賢者許之有以夫公十八遊庠沈安人歸亡何翁卒盡哀而曲娛母念寡弟妹三年不入寢室以安母外內政揀於母至易簣痛白頭甘隴寄孀婦孺孤想魂以訣母哀哉白華孝子美潔白也當其扃諸子鑰構室塾西臥聽書聲會心處啓鑰入間取史傳忠孝節義歌呼相和納鑰於袖袖歲數易日袖壞可補子弟壞不可紉也夫人目公而曹可博

一第乎公曰教子職也窮約何憾里兒暴富公
比之壽跖以解俗醒以所記癸酉大饑傾廩活
餓人甫貸忘其姓名如解衣殮吳廷器其一云
禮師傅修脯無常數他子弟皆爲代屈脰噫世
有慷慨赴人急而爭錐刀于弟兄以周親爲雁
戶好義僞耳公友愛從弟兄如鄂之傅華諸父
貸未望腹驟見公繫馬中林遽曰蹊吾田遂繫
以去公曰貧一至此哉復遺粟八十斛嗚呼父
事遠峯公以孝兄事竟陵周薇省以喪出母而

衰可以風世昔人稱藏衣冠之域在遼墟深莽
入其境登其山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不
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時移事改此石
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剝蝕訪古
之士或得之蒙茸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入
間珍惜文字一至于此客試以予言過孝感問
所謂白雲鄉之朝陽山者非公藏地乎瀾倒波
頽將有一人抗頽于其間噌吰而出者哉

奉政大夫賈公妣趙氏墓表

予侍先君令兩浙過庭時述洪陽張老師曰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用刑當于無生中求有生又曰耐煩方是道忍辱便爲仙蓋訓令也始習吏事壬戌廷試名在四今閣部孫老師力諍主者此經濟士宜三之出語仁錫曰學問必求經世效李杜何益愈研究時務辛未之秋

冊封周府事竣方伯孔瀾賈公手孫師誌若翁文索余表翁與先君作令同祀名宦同祀鄉賢

無夢園集

駐二

五

又同獨賈公雄文章精吏治予謝不及耳表用識大識大賢者事辭弗獲則表表世系清苑之有賈隱士自小興州來始祖彥明閱資斌義進進官溫州知事良佑其子與兄良佐隨宦學兄錄明經弟傳篤行良佑生文卿簿商河潔于小官而樂爲之聲與溫州等起家文學高太保誌焉生允中爲翁父延慶治粟大使雖文無害自好娶郭氏八載生翁大發祥方伯旣多令子貢于延鳳有毛鴻且漸矣表

王言翁父贈奉政大夫母初封太孺人累贈宜人並貴以恩而撤室無妾其家世不顯故以少
登極恩予封再以
皇長子誕恩予封慶典三逢殆異數云表知交
余文端馮文敏折節交孫師目之該通夫學而不
該博而不通病也定評矣死事經房駱徐陵
焦公漪園稱之是當不負朝廷生事方中涵家
事伯易庵自少負笈輕數千里勤師友在廷尉
范公涵初知之秩戶曹李公崧毓知之嗟乎知

無夢園集

駐二

五

已不可多多則禱乃當世大人而不知我誰知
君子故弗謝表行誼奉贈公也亦奉贈公兄弟
蓋余私叩方伯家庭間道義規勉諍而和行于
夜游于闇古先生也哉堂額鳴鶴宜聞于天嘹
聲清遠執親喪孝易庵伯子歿以受經故事彌
殷摯叔明庵以是目未開而心快快其事育叔
而代之目也撫兩妹之子屬續剖田宅懿行未
悉數公樂易而肅室無妾媵窮筵不昵妓以少
欲故寡求田舍寂如樽罍澹如一乃心力于學

涖官似之表問學嗜書史歲盡涉乃已夫園日
涉而成趣彼充棟奚其不涉軫聞者爲詬病涉
乎川也淺之深之一筏焉渡矣一語焉獲矣著
有左解詩意彙英華旁及諸子梵唄擇焉而精
表何可已雖然公宜表三誌于孫師一述于方
伯一予于紀纂之外竊附知公一孫師之言曰
文武大計甚熟也令猗氏精文鑑平峨眉嶺徭
禁鴟收寬徵比實口錢擒巨盜其最屬廷尉大
譴大訶非巨慙不媚諸不在死法已辟弗入在

稼部庫商絕私應之苦減馬房款段百減酒醋
局麥豆二千入百歲省數千金竟以病予假卒
于家卽家也勤事死猗氏聞而哀之祠焉鄉之
人曰是歿可祭于鄉者耶蘋藻公死而學益進
死者如可作也方伯之言曰先君之奇于試也
辛卯以嫌落丁酉卷擬首舉者有故而亞名次
癸丑復以一語落丙辰余成進士見翁而喜翁
蹙然余遂歛容而退終身弗敢喜予之言曰先
生衰經之中究當世之務豈在一第也哉一第

而志行已矣未了補後人方伯之衡秦士也如
翁試士焉愷悌君子兩河价人嗟乎地上見而
憂也地下聞而喜蓋初第氣揚以靜重穆其神
養其氣宏遠矣方伯曰善哉先君謂我而余尤
表翁以風吏催科政拙此過語攷固宜下俗吏
聞而逃于拙也恣鞭朴故晉吏橐之所入也益
度支五嗇篋楚之所出也益度支三如翁履畝
計口不親奸而親民牒注滿額罷不比賦噫天
下不患無理患無數治一邑悉知田產戶口之

數則一邑治治天下悉知兵馬錢穀之數則天
下治徭均力輕刑少賦足吏可拙乎哉有法以
遺後理人譜今在天中先生初配趙淑人父本
邑省祭官武魁母劉氏新庄之東劉家口人結
禱之後十年而逝端重去華飾潔酒漿王母趙
孺人嚴爲解頤合炊數年客滿主簿公席郭宜
人病則代之治肴具又代事趙王母十八舉方
伯高王母于孺人白首在堂五世翟禕女宗母
師初淑人之寬翁于讀也小捷勿矜小挫勿挫

終身佩之將逝矣公掩泣曰益友不誤我我誤
子噫有子无咎是謂齊德齊德故可表也

無夢園集

駐二

李



兵部職方司主事亭山秦公墓表

秦自宋以來淮海公官史職其子湛侔常州葬之璨山因家新塘爲武進人十世瑞五公贅無錫又爲錫人寤言泉石如梅隱樂善抱拙怡晚早牧諸公耳其名亦馨以鳳山公貴晉秩尚書公諱金謐端敏爲名臣生次山諱汴次山生餘山諱柱配蔣太孺人兩公皆蔭貴而餘山顯其子職方公再予封然餘山挾醫藥於杖下活吳趙左遷卒中考功法公所自樹前不因祖後不

無夢園集

駐二

空

因子而詒厥孫謀不媿祖武矣生廷山公予同年友也憶壬戌遇之邸以卓異徵恬如也得駕部神逾遠而味逾淡大江以南赴選八人臺省七而曹郎一因嘆古人辭榮甚難今人辭榮甚易豈有命耶抑有品也天乎斯人可阨之官詎可奪之年哉余又嘆人之小年常計顯晦天之大年并略生死於是破淚爲笑執簡以書公諱延蒸字允孝更字中南性沈勁耻腴辨弱冠列膠庠居父喪以禮餘山公博古好施產大落公

盡鬻以償負而肆力於文章御史大夫試第一
丁酉薦賢書授經季弟携之同館悉讓產勤中
丞檄獎云癸丑舉進士令江西永豐豐濬邑也
游水公自臨江聞邑大譁日夜兼行至則殲巨
魁而正平糶勸助予藁予樸步禱良苦而雨先
九邑一日噫服官可以行其意惟令卽行於爲
上爲下棘手之際而猶可以行其意唯令然非
寡欲不可公旣捐羨以稅例補正供無所私焉
出輕罪活餓囚塗無危梁訟無匿牘乙卯分闈

得士六人初公偕母之任母實念季及季計聞
公哭之慟曰母兮曷依歸矣歸矣亟請解篆弗
許入覲迎母雲陽悲喜不禁歸則春秋高八秩
舉季喪開壽觴徐奉母官舍明春公疾作邑人
禱而愈夏五太孺人長逝公奔會城不忍墨縗
見宵行初公考最會臺使遷徙詘于薦竟得之
合疏予封贈益異數云公旣合葬母于姚灣又
明年葬弟祖坐八閩歸化割四縣之民俗悍而
胥狡循行煙瘴日與蠻荒爲伍公首除二惑一

切省徭薄賦以生息之俾其馴擾調服昔人有
云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
者謹焉見及此矣絕去皦皦之迹不近名不求
人知故考選之門以雀羅除職方覃恩晉秩承
德郎理九門惟慙自公入仕孰饑孰寃摩手拊
之孰蠹孰螟膺而磔之謂公吾父謂公吾母不
恃不求謂公我師不燥不炎謂公我醫公所不
知仕也已也民所不知追也呼也使劄鎮過大
梁故端敏公破賊陳槁尸祝地也捐金葺之抵

家逾年病逾七月卒焚香閱書無恐怖相益與
人交必先問其事君次問其服官則其人自見
故萬分砥礪宜嚴之行已一分精力必殫之事
君予之表公者大剖股以愈父母大塋而孺子
哭孝也撫諸妹友季弟及其子聲于庠禦族之
侮直故人之寃義也無飾垣屋達也其言田務
根本孝弟上用力培元氣忠厚上用力循天理
無一事不然端心術無一念不然至哉言乎惜
乎好德令終而不逮下壽未竟之業將在令子

茲卜月日葬陽灣之新阡而予爲之表俾孜孜
聞修豈弟君子有聞於後世焉

無夢園集

駐二

李



無夢園集

元戎沈公暨配姚夫人合塋墓誌銘

洪惟我

皇上初服以著雍執徐紀歲前驃騎將軍沈公子壽崇舉武列制科實爲余所取士授守戎不踰年而荷

天子推恩文武罩被勲階得贈其父金吾將軍公時歿未久諸子方謀窀穸事於是壽崇携所狀乞余誌若銘曰繄先子之不亡也以辱先生余讀狀旣慨然而知公之有後也夫鄧高密子無夢園集 駐二 空

孫貴寵與漢始終曹武惠三子皆賢繼領節鎮大抵身爲大將未嘗妄殺一人所繇來久矣公年少負竒習孫吳書學擊劍騎射膂力絕人最號沉勇有智畧甫弱冠擢武進士第卽走事雲中上谷復補昌平千夫長已而鎮遼帥臣竒公材調守燕台時長昂統虜騎三千餘犯劉家口夜暴起不及徵發公率壯士二十餘突出夾射之公亦被矢流血及踵弗爲動虜乃退後又逐虜至可可母林斬十數級而返自是每出則捉

生鹵獲無筭所得賞輒分遺故人或爲平原飲
費不入橐也人以此豪之無何奉詔搗猛骨
孛羅卜寨築長圍圍三日不下公分出開原至
則直前薄之縱發其所造神飛礮碎虜城障猛
死諸酋悉降是役也虜射公馬斃凡再易馬乃
進公亦傷右股於法當封議上中忌者格不報
於是自白金之賜而係公籍廣寧中衛遷浮圖
總復以首功錄世蔭竟乞歸凡兩閱歲闈撫雅
習公名郵符趣召公從田間起補海壇欲使行

金間虜卒不果行遂令合再師抵嶺南界還以
截殺聞曰以公之靈幸不辱命旋補浯澳改寨
石湖虜僅以七艘橫行閩浙間莫之禦公整兵
崇武以待虜覘知逸出澎湖走東番公自丁嶼
門邀擊之俘斬焚溺凡盡奪我民之被脅者三
百七十餘悉從便宜遣歸始立合鯨會哨之法
每於沿海要害地分置陸兵或堵或截或迎或
躡惟不使登岸焚掠爲功而勾虜之路遂絕兩
省臺使嚴重公益甚公故物身廉正約束清嚴

每戰必先士卒宵捕憚之閩有坑曰滬田者瀕
海沙涌蕩析民居公則營視鳩庀築一大堤捍
之至於今是賴因名堤爲沈公云嗣歲甲辰紅
夷韋麻郎栗葛等索市於澎湖以賄稅務高中
貴宋也臺使者執其譯林玉韋等怒幾致紛紜
公力請釋玉使間賊自贖單舸抵賊營說下之
皆羅拜感泣且圖公像以去尋遷浙閩進游擊
將軍守昌國屢著堵截功已調天津仍留溫處
是歲番舶爲風所飄入隱沒鳳凰洋偵者以賊

聞公率所部徃公下令曰此商胡也非賊敢殺
者死白之當事聞於朝得復彼國所全活百
三十九人蓋有古仁將風焉未幾閩復中倭及
盜公時久廢乃檄公總水標戎務趣就道入閩
而夷酋明石道友歸我材官董伯起五月公以
舟師促虜於東沙山亦因力於道友也公治水
師其戰艦從冬烏式而所將又選虜自東沙后
望公幟卽不敢壁壁他所越明年海寇袁八老
作亂聚衆焚劫公倡言不必煩兵密致其族之

有心計者招使降八老聞命果釋杖而與二百人俱自縛諸麾下請死公釋之寇遂平迨我神宗賓天之歲奴酋逞逆陷遼左督撫合疏薦公習遼事曉海道移公鎮登萊時時擊楫旅順與逼奴諸島牽制其尾憫奴所儲四衛積悉焚之乃棄堡遁歎復挑戰公自度卒少且未練習勉之曰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吾與若共之皆殊死戰斬首三十六級虜以此大創不敢南牧始遼人殘于奴匍伏渡海求生以數十萬計

或疑有伏奸議者欲盡坑之海公蹙然曰遼非吾民也耶奈委之虜其逸而歸者不安虜者也而我殺之是與於虜殺者也力諍不可乃獲免嘻公之於遼也生死而肉骨之矣公年踰指使力衰悴又以東事未靖憂憤成疾遂乞骸骨歸終於家始娶姚夫人名家女任性儉朴衣取其麤敝食取其菲惡者乃其奉二尊人又未嘗不供鮮髓也屬公始事遼夫人實偕竟以中道天

且艱厥嗣顧與公訣曰君他日汗馬積勞當膺

延世賞妾侍無狀弗宜子今則已矣敢爲君門
戶計於是公繼娶趙夫人夫人生長揮曹之門
頗習文雅御妾以惠課予以嚴庶几廣胤嗣歌
蠡斯之慶焉公慮族煩多貧則置義田待以舉
火不下百指夫人益從史施予而陰力嗇補之
公仕歷南北不已於行鮮內顧憂則夫人力也
按公諱有容字士弘寧海其別號也代爲宛陵
望族侍御古林公是爲公王父州二守肖林公
是爲公考仲父少林公則丁丑狀元與公爲同

無夢園集

駐二

堯

年文武兩榜一時鼎立郡丞震陽公大行逸少
公皆公昆季簪紱蟬聯世以儒顯若投筆取封
則自公始今其子壽崇復式穀似之先憂卓見
敢勇深入云公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卒於天
啓丁卯五月享年七十有二元配姚夫人繼配
趙夫人俱先卒又繼邢夫人側室李謝二夫人
共舉丈夫子八詳狀嗚呼公束髮從戎身經數
十餘戰自北而遼而登自南而閩而浙所在以
不殺爲武雖古稱停車慰父老焚香誓將士者

何以加茲吾聞活千人者封公所活民夷羈虜
寧啻几百萬哉宜乎壽而康熾而昌窿窿以起
也可銘矣銘曰功何施施於閩之野名何歸歸
於溫之澣德何樹樹於遼之左神遊其漠魄返
乎土胙公玄藏左娛右皇聚德發祥英英洋洋
後其大昌

無夢園集

駐二

七



夫人承天府推官省衷李公繼配王夫人墓誌

銘

余嘗讀閨範一書作與述皆中州產也閫政必有聞焉余與年友省衷李公善獨立不懼正男子也司李楚上郡斷蛟犀而不怒神君耶慈母耶抑夫婦偕隱難仕而偕隱難之難矣王夫人且以琴瑟且以藥石矧繼母也而茹荼雖謂今之宜陽卽汝濱江漢也可自內言不出淑行罕聞合傳則不詳特紀則失實謹載筆誌夫人俾

無夢園集

駐二

七七

學士大夫訓行之可按狀夫人王氏父孟寅母秦秀出姊妹間有識量十六適公目公而異之曰憮舍以居三歲八徙士之常也豈憂貧哉其父弗嫌也其母嫌之而已矣曩令母而在必且歎曰生男不若生女夫人緣是識日進寧人薄我無我薄人詎諱遭也禮義之不愆命也卽晝紡夜績奴不衣敝室無磬懸女子事耳非丈夫所宜聞公廩于庠舉賢書吐藻如雲矯若獨鶴夫人一再曰止此乎及登第而後不憾雖然止

此乎何獨不憾哉向者目公而異之矣不然所稱勿妄取一錢爲百姓害爲子孫累豈一家私計哉訓吏也夫畧非儀而議酒食壺內之教近恕乃烈行多出焉意者知子之來之遇一不俗之士商千古問寸心僅鳧雁之獲也歟古人麴米松醪造石凍釀老春見之于詩况酒清菜香雜以魚膾乎狀稱繼母賢繼婦又賢賢哉王母潘其有聲也亦以繼天可必焉值詎諱之遭天或不可必焉雖然天可必也夫人兩子一女而

撫前兒衣履先娶婦先前夫人亦王氏也訓夫廉則得之其夫矣愛繼子逾己子則自得之其天矣母也天只傳記所載繼母或謚爲義或表其閭一家而兩見異哉若夫錢粟不私其弟兩鳳高騫茲益恭不色喜惟識與量丈夫難之壽不逮中噫貞心勁節令名不朽庸詎非大年也哉是宜銘銘曰

式爾女士福履成宜爾振繩駿有聲灌木喑喑采葛俾服之無斃刈獲誠有齋季女荐藻蘋不

伎不求聊與評官舍家居如水清何須短裳別
菜羹德音來括和於鏗其后也悔平不平係臂
之珠關吏鳴母子夜光晶熒熒親調藥餌穆姜
旌芒茆之妻余母羸

無夢園集

卷二

三

奉直大夫莒州守毛翁元配 祖姑安人

誌銘

乾一而已坤一分爲二猶利刃之立斷也戰乎
乾別玄黃去嫌疑嫌疑在仕路則丈夫不能退
嫌疑在小星則女子不能進窈窕淑女比之進
賢不敢以衾裯褻之而承筐將之也綠衣裏之
矣又緇衣好之也不能待夫梅之標桃之天冰
之泮皇皇如有追焉其狀若奔蓋娶妻合二姓
之好于禮已重置貳樹後綦急矣雖賢淑也祥

無夢園集

駐二

志

急之陰緩之彼兒女情深者婦祥急亦祥急婦
陰緩亦陰緩柔腸繞指漸濡仕進愛一官如愛
命懼一歸如懼內惜哉孰如我先姑丈翁之勇
退也曾祖姑母封安人之早置唐也生丈夫子
三賢孫六稱爲齊德不亦宜乎先中丞成齋公
有孫莪齋官職方以風節世其家生二林公諱
樾詩格不減其父更饒丹青是時白陽公沱江
公手腕烟雲公盤礴之興復不淺實毓安人旣

嗣研山公研山靈巖老尊宿淑人吳則文定公

女以安人慧絕憐愛之事嗣母如已母沈及吳
將盛奩贈則不可曰有庶子在旣歸毛吳病篤
將有分也則不可曰已廟見稱人婦何家于家
爲喪禮成遙歸二林公暨母沈歎曰生女顧不
勝生男哉安人恭而寬耐辛苦遺田五十曰昔
稱負郭三十可以無求今幾倍之士患不貧女
患不勤以勤御窮君自此遠矣於是翁姑交慶
媳婦賢知大計姑王氏文夫人女也文夫人太
史衡山公女嘗謂女患無師士患無友如安人

無夢園集

駐二

五

得師矣文定女衡山公女爲之師如毛翁得友
矣琴瑟鐘鼓如安人爲之友自安人得師學進
識進量益進其娣之妹良肅于廟而祇筮得唐
嗟乎安人自此一決而長善以世婚子事親酌
金壘破永懷翁亦浩然歸矣置貳吾事畢不貳
以貳翁事畢唐大也世族勤執禮翁生平不疾
遽坐人春風不知詬誶爲何事故不言而躬行
博羅泰順間循聲亂江海之濤不言吏治也曰
不忍加派而已族日昌不言門第也羅雀而已

奇文蔚起不言樹旗幟也面壁而已叔姪肅括
不言生產也負土寧魄而已翁賦才茂而艱一
第兩出山非其志矣然博羅不及見母而安人
代之如見吾子也太順不及見安人而賢子佳
媳代之如與子偕老也始翁出山卽悔乃王安
人安于子之出又安于媳之不出愈安于挈二
幼子一女之唐偕出母所拮据冢孫得婦嚴治
喪甚具翁歸悔游則引宦學有方禮有奔喪之
文宛曲風諭嚴翁強久之乃收淚讀禮焉服闋

賢者爲勸行安人扶疾偕抵武林頭岑岑如有
病者歸歸則長孫傾囊禱陰以軀禱已酉三月
劇撫孫若婦思翁及唐也執喪盡禮乃疾不以
疾甚輟哀嘔血死易篋猶手喪禮一卷讀罷悲
愴呼父母而逝得正斃矣其有道君子耶天以
孝子報德門良不薄仲季恂恂文學妯娌雍和
抑何醇篤也理人有譜抑孝友爲政歟初翁意
有所不可申文請休不獲請則齋篆之郡挂冠
竟歸在泰順聞安人喪在杭聞子喪仰不媿天

視此廉石命也如何翁杖屨清嚴寓承天寺或
問之曰吾愛嘉樹愚嘗云翁爲金玉之君子人
知之爲寒冰之君子愚知之不能爲寒冰而爲
金玉者鮮矣翁諱文煒字肇明別號玉亭以丙
子舉于鄉仕階奉直大夫先祖姑封安人子三
長埏先卒莊氏稱未亡人二十五年世爲母師
矣言告師氏古者女子必有師必有學于茲益
信次垣次圻三有聲于庠益闡繹光大之將在
仲與叔暨伯之子郡庠鍾奇邑庠鍾彥以克昌
爾後生卒嫁娶誦日卜壤詳狀是宜銘銘曰
丘墳滿目誰其顧之有懷碩德士女式之飄然
一官蕭寺共之知退知喪知亡則龍穴之佐爾
孝襄爾廉百年之後歸于其室式是靡俗尚則
傲之

太僕寺卿振雅徐公墓誌銘

宋仁宗之時耻言人過士大夫相與勉爲忠厚
彼時豈無諍臣而意主愷惻受彈駁如受教誨
焉望旄頭之塵而自遠聽驄馬之聲而墨綬自
解也振雅徐翁以丙戌成進士是爲

神廟蒞極之十有四年矣道化醇而吏治洽士
大夫寬然于功令之外各自營其職業公乃以
理官執法中臺所在稱最又能時時引退奉老
親朱衣鶴髮綴蒼巖錦谷叢中故余生也晚猶

無夢園集

駐二

七

及執簡銘公幾幾于惇史俾可傳而可久公諱
元正字景文初號桂岑別號振雅聿念爾祖徐
爲著姓入明尤顯初自壽越淳熙間鐸海虞世
爲直塘里人數傳錦城公士瑛拙菴公淵始遷
長洲拙菴公之有遺訓也尋樂公朴爲橋直塘
之香花置義田千餘給里中繇役公旣貴侵者
復之缺者補之尤念祖之大者味泉公靖宦南
康幕藻思雄飛默川公封則其仲子園池與賓
客競勝實公高若曾云公尊人封尚寶芝石公

諱仲簡配湯宜人所謂蒼巖錦谷多公履跡者也湯宜人賢娠公而夢夢三異人峩然坐旁指中一人曰是而子遂產公迹公生平靖共爾位不繳繳博名高豈異人者寬兮綽兮人所不異造物獨顯異之耶公皙白秀偉十歲習經傳祖摩其頂曰似外家湯子重以是知公多母教初應童子試不之異也問其在泮維三十一則三十一齡以前累試童子科皆不之異也若然竟以童子科老無憾矣何異之有予歎曰此公所

以爲異人也繫惟公異公祖若父若母皆異人也易故步以進則公不欲緣荐舉以進則尊人不欲以此旁觀世路皆欲公之所不欲安得不爲公之所不爲夫公不難以童生老也豈難以御史歸又四年舉于鄉南宮直掇之耳何異乎司李平允噪甚江州人聞得人越壬辰入臺直掇之耳又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月省親一庭三代園林有主宦味如風解釋不減解朝衣樂也驅車入長蘆謝常劄竣事卽歸稱七十觴

逾三年翁強之出按宣大條上十二款覈侵冒
三萬餘石而慈訃至哭甚痛吏民哀之及歸強
收淚以事翁時慎選言路臺省曹如晨星特起
公公乞終養臺長不可按部江右首劾貪捕猾
糾不彥論如法甚者杖下斃之相與憚其嚴而
樂其中之寬大一意孳牧也引同族三品例改
尚寶少卿仍請告稱翁八十觴戊申卽田間擢
太僕少卿是時殿工興四郊多壘大司農不能
給則仰太僕公設平準法蓄牧蕃盛夫醜法馬
政今救時急務也急而求人議者多任者少公
兩試之未有赫赫名而皆能其官卽以是得謗
歸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十子在八十子在
九十而呼其子復依依焉與三孫領餽于其側
也未幾執親喪無異嬰兒啼建禪院以志思曰
聞思口白雲公友于兄弟以至白首霜姊于我
乎家垂五十年宗族于我乎婚且葬俸入

上所賜也予何愛焉所以異于人者在江州受
鄰郡李官謗而三稱之直指嘉歎首舉公而斥

鄰郡嗚呼異哉翳惟公異也謗公者亦異人彼且曰九江老矣有許丞之疾未及宅公無它事可煩抨擊公之異也其人不言它事而言老人亦有言不以一日易三公此鄰司李何人斯贈遺良厚矣遺其家老親又垂九十之老親不愈厚乎故曰謗人者異人也設以身處公地此一斥大非公意公用心必有異焉夫孰能知之公素不善病病起毫毛之間感虎丘殿閣火而歎曰我其亡乎春秋高幾八十有子庠生樹軫旣

稟公之教而又漸摩于外父瑞屏顧先生之教金玉其相亢宗也宜公試懸此于茆塢山烟雨滅沒時邀夢中列坐之異人聚觀之其諛墓乎否其諛異人之墓乎否公生卒嫁娶名族詳狀元配沈宜人莊敬齊德是宜銘銘曰

以事親爲本烟霞猶後矣况仕宦乎故能去其官以忠厚爲本則待貧賤如貴人而辭富貴如敝蓑也故鷗可席麀可水而巍巍在上可中分明神之坐

勅封侍御完宇徐翁墓誌銘

今上御極擇賢良方正爲諫大夫其獨立不懼
敢言忤權如徐公僉曰直哉三輔重地溥心歲
爲害暴子弟窟穴亡命烽火通甘泉虜耽耽不
被燹幸耳明詔長吏拊循將帥訓練汰罷士之
在伍搏豺狼之在當道者御史任也于是有真
定行

天子重綸綍數諭代言諸臣敦體要貴本尊用
錄博聞有道術之士俾憲臣尊重所自出于是

無夢園集

駐二

全一

完宇翁自文林郎華亭令更陟封御史如子官
載馳載驅崎嶇下上太行間啓家緘拜受教亡
何計聞擗踊奔喪旣卜窀穸筮月日撰狀徵誌
翁長發祥于姚江之梅川設教清溪旣食其實
居新塘不數傳而篤行君子出不以曾孫之庾
易我在原讓祖產弗居也爲尚喬公鶴生西渠
公其流始遠配沈言動有師生翁稱徐仲子云
翁生而沈靜輒和易薰人西渠公摩頂不已十
五娶舒孺人緝緝統甘如薺二十補弟子員每

歎文體日下如東坡憤嘉祐一變破爲百衲賤
于沙礫效顰學步格局淪弱歐陽老宗伯氣壓
羣兒魚鮪驚冷吾其凝神練格邀眉山師友抑
亦文起道光雷霆百代乎哉士大夫聞之如秋
濤春午枕居恒課子曰文以氣爲主養氣以躬
行爲主躬行以挽俗敦倫爲主此謂根極理要
孔子繫學習邈之知人不知人惡乎學論次爲
政本之孝友不孝友惡乎政鳳凰生而有仁義
之意豈待羽翮就哉過庭時目擊意傳伯兄之

孤鴻漸未翔乃鍛其羽駸化爲鼠弟微翁也不
有產捐腴田蒸嘗以世歲歛其息掌之族人饒
裕者叔子別駕公甫授宅將負笈以南公揣太
翁意少憐愛請以身往叔也示彼新居喜溢眉
宇昔翁商之孺人黽勉同心于我二人素所服
習也試而蹶非戰不力有數焉在我後人如養
棟然山谷與廊廟並材也御史公十六冠童試
學阿時非其質也翁曰士不患不遇患不以天

下之重自任博一第置民物度外其華也易謝
夫文章如穀帛藥石也必適于用叩大鐘從容
盡其聲故聲大而遠聞翁再飲鄉賓相與勉爲
忠厚恥爲浮薄與人交相應以義理之文無異
清溪里之事人師也戊午伯子舉孝廉仲子介
采泮之芹翁勅警如初旣伯子登壬戌榜治青
浦而最繁調華亭縣故吏胥爲政自公下車政
還令令還威明令所以得信其志如布指知寸
惕于嚴君之訓也公歲一再至掉舟徑去侍御
弗敢以足纒進

上召執法中臺務守經常持國是壹意持朴忠
急先務御史臺益尊排闥聲震訛傳不惻翁處
之恬然移書相勗曰言官以言爲職死生利鈍
直須聽之士所當爲不止此勿以老人分念蓋
御史公嘗爲余言吾先子之慰藉余者三遭母
氏之鞠凶也爲令強項也觸權要臨湯火弗顧
也左視右視父實詔之維子誌之余聞言而歎
曰士不可無識容容後福祿廳而骨巽奚福之

有翁文不漫作交不苟合事不慕同御史佩之
鋤惡除奸要之惠利爲本噫不媿阿不狎侮門
有長者布席論道多素心人是以翁歿而哭于
巷丹旌行矣道路悲咽車幾何馬幾何有道之
士拊膺幾何不勝數也是宜銘銘曰主善爲師
水必東正人松柏凌寒冬不同流俗斯大同巖
霜執簡皐囊封重器席珍詎手 著書玄言問
老龍臣在草莽貢非葑一經課子達 宸聰昌
言無諱紫雲逢杲杲出日懸高松

無夢園集

卷二

金

朱工部太冲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先君登乙未進士再朞以使還朝同年比部太冲朱公使自吳操試牘謁之曰异哉遂宜冠軍亡何公之親至自越先君令禦兒余哭累日夜不休先君曰朱公材汝讀未見之書作第一流人物庶可云報朱公卽死而材汝於睂宇咳唾間終不死汝何昧昧哉今去之三十年昧昧如昨丙寅季冬胤君文學公慶等函狀燕邸方輟講筵謹載筆誌公之素孝子不諛覽狀自庀工

無夢園集

駐二

六

而外無溢語公所抱庸止此而可見者日乾清坤寧之鳩工也鶴帽只遜之勅署也理盔甲而研斤銖嚴袞濫之受直掌鑿駕而核浮額却武弁之投金內帑省費千緡曹郎不能曲法蓋三奉專敕迨使姑蘇孳孳恤民戊戌復命大工鼎興公遂勤事以死按狀朱故邾也俠公廬焉逼於楚去邾邑爲朱居沛光敬公之顯於唐也秩銀青金紫長子進士今古田璣公則始居蒲旣而明叔公徙城左其孫正公徙建安四傳

文憲公公與明叔皆宋進士明叔官學博耳而
文憲總管泉州路拜嘉議大夫父世英公遂由
泉返莆再爲莆人矣明自鄉進士蕭公以下世
隸博士才而不年者爲服休公公祖也恥帖帖
而奇義是析親睂宇則名利都去爲自芸公公
父也生三子文澗元配郭出次文潤次卽公繼
配陳出公諱文瀾字國柱太冲別號也朱之先
側身修行世敦節讓清貞好古白首窮經以至
於公樸學自好矜尚古先配陳孺人母柯生母

膝七歲有齋貞靜極剪繪之巧而公亦以七歲
屬文善鍾王飛白然皆非其好云公事父八十
年事母服旣除矣縞素復五載孺人提挈兩孤
收淚以安孺人之養蓋八十有四矣猶憶公竟
日相對寂然不喧微見風采輒抑抑自斂深乎
不可量也讀乙未魁卷冲乎若不欲言而味之
自遠所謂伊人筆墨間猶想見之吾觀古今豪
傑事外咄嗟立辦事內鈞石罔知固不若守疆
畔循塗轍典衣典冠之難竟也古大臣愛其君

雕幾輝碧凜凜焉惟恐目將熒卮將漏虬將官
惟式惟忒公雖作而行之乎幾於坐而論之矣
士大夫極才力所至驟聲驚四筵爲政乏根抵
蕩然一時塗繪如土木偶相語耳公髫齡侍母
疾衣不解帶願以身代非質有之而然歟或謂
嗇於年儉於位天道非乎其視造物亦狹矣夫
受大者不得取小廉節天之大物也寵榮天之
小數也孳義天之大年也修短天之小史也公
既取其大矣奚問其小者乎天以才與人矣而

或吝於識以學與人矣而或吝於品以節與人
矣而或吝於養若數者兼與之其與人大矣
公之取於天也奢矣彼以官與以年與而他無
與及其所之旣倦旣欲執所有還之造物以自
解免而造物者已糠粃之矣故知天之與公不
薄也

銘曰萬年奠宅廊廟陳之一日論交肝膽相之
執法如山介如石燕商義之文章有神交有道
吳士銘之孺人女也而丈夫齊眉媿德彤管昭

之千載斯年是則倣之

無夢園集

駐二

公九



文十據洪平叔用湖文

曹毅叔墓誌銘

予與毅叔交甚久莊雅敬其推臯比三十年師道和而諍予數年前憤胡虜輒談兵壬戌之秋公貽書規之曰今妖氛未靖醜虜跳梁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若欲泥封函谷漠無王庭與絳灌等列竊爲不取何則投石超距擎天浴日功相萬也孰知不一二年公病不起又數年虜氛如故而余中黨焰欲殺之殺之不可得扁戶一載予原官收召驚魄泚筆爲公銘當余之再出

無夢園集

駐二

年

山也宋位宇郵寄曰余兄弟失母兄失弟吾黨中又失曹襟宇嗟嗟痛哉况乎前失曹毅叔後失朱叔經也誰實爲之坡不云乎行卽此路遑分後先予及事公父龍岩令魯川公必稱上蔡其祖也至于宋徙義興必稱秘書監明徙婁江必稱靈臺郎其孥祖也遞傳起家孝廉官別駕諱椿其高祖也而數稱司訓斗墟公賢其父也毅叔公次子諱貽鉅別號淝源以第一補庠善讀父書予嘗從公借諸手抄凡江南水利漕輓

書多予未見龍岩公歿函一櫃於靈几曰生平
著述龍岩俸入薄居家好客好學好遴擇義勇
好食餓人而多方適之樽不令空以毅叔爲之
子也柔事伯兄有晉之喪又躬執母喪恨不身
往嫂姪德之爲割已折之居以撫幼孤清影沒
之產畀旣出之孽以安女兒叔經有云交游中
肝膽金石毅叔耳噫叔經有心人吾黨之石交
也其言信哉叔經又稱却夜奔之色屏千金之
姻此二者中士弗屑也叔經志之何居悲薄俗

無夢園集

駐二

空

傷浮士也公終始以孝友聞君子有終得其所
矣銘曰公溫然長者而斷斷有所不可故曰毅
魂魄兮爲鬼雄此大司命階下持長戟人也叔
經襟宇及予仲和卿可雁行立矣

叔經諱祖文
今祀鄉賢襟

宇諱貢梁先
君門下士

朱碩人墓誌銘

壽母而賢歐陽文忠公誌之矣曰書其舅姑所
常稱者以見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
見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勤
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蓋避諛若
此又嘗覽王文公諸銘有曰壽七十不爲不多
吾與之銘千古不磨蓋自矜重若此張太君九
十母師聞訃之日無不輿傷萬曆丁巳季冬乙
巳啓鵲川公兆合葬憇龍山冢君手行實偕仲

無夢園集

誌二

卷二

季函幣稽顙屬補窳石之闕夙在知戚耳熟焉
故能詳也人木疆故不諛也余及送者臨穴視
窆且封按狀爲之銘碩人朱氏世陽山著姓肇
慶郡守友梅公孫女父抱山公而母沈孺人處
士張鵲川公元配關中三丈夫頎然壁立者其
子也鵲川公性伉直劑以和孝友偕以婉廉潔
襄以儉行義嗜古佐以勤稱齊德產副珈而安
帷布細作貫鍼調飯芼羹耄不衰年十六事鄒
太宜人薦膳手餽薦衣手瀚靜恭嫻睦益性寒

性煥焉歸寧侵于盜旅侵于病太宜人日三問
新婦加七箸則進食寢興如之异哉及聞合卺
夕仲嬸入門先而倨卒也撫其子無少忤非孝
謹然乎比諸昆弟翔文譽以青烏言遷金市躬
督家秉當蠹賊雀角之衝終朝採茶視几上肉
斬然終夜績紡聽雲中鶴嘹然嘉靖乙丑大父
挾幼子別處勸歸膠川公事大父以樂歿非明
智果決然乎新婦賢毅于凶玉于豐其不食吾
庸食其不寢吾庸寢鄉宜人亦賢矣哉所謂書

其婦姑之常稱者也山出雲珠孕川乃在春秋
四旬緬惟四十年前蘭夢不芽又五十年旣繁
且祉降福穰穰孫曾迭起壽隱屏而坐兕觥思
柔與四飛山落霞相醉太君亦遇矣哉卑下濡
柔衆琛焉出焦殺之原麟鳳弗遊太君率寬柔
善下如厚贅陸孝甫迨夫婦淪逝哭之慟人情
乎伯兄瘦亡暨諸伯叔兄弟歿喪孔懷女婦人
急在原斯已難矣而女適金其姑瀕殆思見婦
膠川公又楚行咄嗟治裝何義也脫簪佐施何

勇也勸姪置貳舉二雛何正也性不佞佛謝憂
銅叩木何斷也喜北史遺文銓其臧否凡今古
稗野一入耳能竟始末何慧也外母富巨萬不
屑抵門何潔蠲也喜愠不色僕御以恩村姑里
媪入見太君出連袂以歌甌不塵于室雀不羅
于門何釀醲也予過張家橋溪遶一宅以環玉
橋鈴之瀦其流父老云此吾里嚠川公所泐石
也一發三玉諸孫琳瑯戛然鳴不忝嚠川也子
張自慶之公避元亂徙嚠溪吳淞間有墓孝張

五若怡菴公以萬石長顏其堂積慶南溪公坐
上皆春星署其樓陽春白沙陳先生詩美哉張
氏世所希青山繞屋如龍飛吳文定亦有大石
尋詩楓橋載酒句所從來遠矣三君深醇重厚
胸蕩雲夢過從多名彥據先世琬琰壽諸厠氏
不忝孝張五怡菴南溪也孫所謂書其賢而有
立者耶吾尤雅愛關使者鄭白谷記記可竹公
其文曰春夏之交以烟翠可秋之風以佩玉之
聲可冬以雪月可愁以獨對可臥以夢可食以

笋可其老也以杖而扶可祝京兆詩萬事不如
人意此君此老相看嗟乎余憊人也于富貴交
無一可于三君子無一不可掀髯飲酒達曙可
對短檠說詩書可錯賓筵奏弦管可商郡國興
革可婆娑山容水態可噫希哲而在雜吾于此
君此老間其亦可矣三君子無一不可有太君
之誨也太君稱未亡人二十載自其襁褓而教
已行甫就外傳間習何書辨色不出排闥以入
是以憚其嚴安其教豕仲馳聲棘闈豕孫著甚

膠庠仲氏子未束髮筆挾靈氣季君慷慨在公
如建閣濬渠宣力郡邑甚衆不發于身哲嗣昂
昂驟其首矣諸君孝感辟支顯鵠瑞以蘇積疴
加餐又數載余目擊其事聞之縣大夫爲文記
之孰謂無天道哉太君衣不綺繡鬢髮不珠玉
訓諸媳以下曰我惡積若命羸無煩老人積命
誦老人積無庸也其賢達曉義命如此衆子孫
而賢恩勤靡間有孫雲方稱觴遽摧玉意惻惻
不樂爲微醪破顏慰茲遶膝然竟不起矣哭盡

哀感歎曰盡志盡禮孝張五而三也太君生于
嘉靖戊子四月廿有八日卒于今丁巳八月廿
有二日厥壽九十所謂書其壽考之隆非歟子
某所謂書其子孫之多也嗟乎太君其如文忠
公所錄之壽母而余亦免于諛墓之譏也已
是
宜銘銘曰

四十年而母懷珠五十年而子拱璧介茲景福
兮克勤克儉兮借爾靈修兮奠乃宅熾而昌兮
彤史賁兮玄宮謚兮維儀之結兮維壽之耄兮

無夢園集

賦二

卷

千秋萬年昭此銘詩兮

張太恭人墓誌銘

余張武翁門下士又年家子未識面而見之夢
及謁吳閔翁嘆曰子睂宇論說皆夢也其言夢
之地蓋張家灣云于是執簡誌太恭人也不媿
夫仕進慕榮而貞士之裕得之摧如孝養罔極
而王母之福迓之愁如摧與愁古今事君之則
也武程張翁九年不調三歲省親輕六萬里稱
八十觴乃僅九月而計聞東魯翁是以痛別母
十年而不能少遲于一歲也太恭人姓聶父永

無夢園集

駐二

全

祿德音自其家教以子貴封太孺人加封太安
人贈太恭人適贈中憲大夫張公諱萬鑑自其
先著于麻城之花墳乃徙黃陂古陽山麓稱西
橋先生仲子也太恭人逮事舅姑請澣請綴翁
元旦率子姓上隴伯兄之子田宅便利惟所擇
毋實協比杜孺人材健撫孤母克嗣之三族和
而閨門之內饋食之間輦以不愆嗟嗟女子有
行如雙絲之合影如桃李之茂萼已在御靜好
令德來教明星爛鷄鳴傲不弋鳧鴈而弋鳳凰

幸哉之子其間閑德音耶而又有膏沐莫適爲
容萱草言樹之背欲忘憂而不忍至心痛而靡
辭真琴瑟也已雖然兩髦垂結承我宗事意者
施衿結帨之恒也而母所處在拮据持荼毀子
毀室之辰纚笄而規過成德意者正色端操之
恒也而母所屈斗米千錢出疆移粟呼伯助予
之際翁病矣病者肢體半痿而母爲之手足不
病者辛勤課子而母爲之腹心焦影自憐四顧
箕裘不知誰治生誰讀書也而母爲之眼目蓋
至除夕鳴機咿唔不休而色喜可知也太翁彌
留之頃勸勉孝友政事之本也翁果以廉惠顯
雖然母教也夫土于五行比之孝子忠臣大都
不爲母而爲役故無餘力不役萬物而聽萬物
之役故有餘地翁吳閩減權惠士表忠旌德渚
迅決之水以秀文風而儲七千之帑以粟九學
一闕且然况燕吳魯粵劍履所至乎而平淡宅
心一笑升沈誰孳孳安社稷利民生是急嗟嗟
母教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君子不知而女婦

人知之亦曰不佞不求淡然勢利之外可以臨
大事云女誠有言不辭劇易所作必成太恭人
禱其夫而疾愈課其子而品端儲者必善成信
夫

無夢園集

駐二

夫



夫
其夫而疾愈課其子而品端儲者必善成信
夫

王孺人墓誌銘

余與羅濟之戚而善濟之有快壻曰徐仲子弘祖訪名山水半天下及奉母孺人游句曲荆溪春秋高八十矣而趾先仲子噫嘻自古奉其親者多矣奉山水自徐仲子始奉富貴而不受古賢母有聞矣奉奇山水而受自徐仲子之母始山水品人物多矣以是兩高其母子自余誌王孺人始余嘗觀秋圃晨機圖問機上人仲子母也卯孫在側卯孫仲子子也亡何登堂壽母籬

萱未花是若母織於斯而子讀於斯呼長命藤非耶余游荆溪二十一洞異時過之是母環珮所至玉女白鶴間徽音落巘壑母耶子耶寧辭銘按狀城東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倭讐避之錫山孺人年最幼與母華過姻家楊見踉蹌之履塞戶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寇至又念父食乏絕趣母入城甫入而城門閉楊果中倭殘破以是多母識且孝噫嘻無非無儀酒食是議槩常耳士與女非個儻負奇節也不稱齊德暨歸

豫菴公而翁光祿柴石公卒以縞素見猶及事
姑陳孺人暨太翁鴻臚雲岐公未幾並卒城東
公亦卒孺人自廟見後宗祊譽之妯娌賢之五
年於茲而大喪相繼偕豫菴公哭盡哀公病瀕
危殆病於寓迫歲除代之僕病於喉廢食飲代
之口拮据公私代之手築塲圃代之農肯堂構
代之築育伯子閔斯病中同事醫王江城歸遇
盜渡河幾没天乎不辰遑恤我后伯之二子補
弟子員高而門協於憂者再毋爲色喜晚得仲
子骨瘦如立鶴勞苦攝生遺之廉儉已爾然奇
情勝趣歷崎阨不挫其志孺人旣析箸爲公娶
妾獲季子自之錫山迨公輿疾歸不起慟幾絕
忽收淚屬季子於其子勤飲食矣又勤教誨授
均產矣又予贍田當是時季子忘其無父適翁
則獨居愛庶子則同居忘其山庄之燬於盜也
賢哉孺人常與仲子共晨夕易簣不舍舊廬家
有藏核訓在茗碗儉勤其天性云仲子每出曰
上慎旃哉識好人游好山水以是駿有聲于賢

豪仲婦許歿抱孤孫寢處爲歌蟋蟀繼羅事姑
孝嘗先意爲姑種植有藤卷畫如溪山倚門一
望遊子採雲霞爲笋脯誕届八旬名碩歌之是
年仲子始罷游孺人始偕游罷游懼傷親之心
也偕游懼傷子之心也憶仲子好游天以竒游
報之咳笑華陽白鶴問晨昏於烟雨如此一日
豈易千秋孺人性整而潔束身布素而豐於祀
障墓碑百世後銘碣巋然仲太華之掌感仲子
歸言華嶽也除夕念饑爲停匕箸命出粟飽鄰

然後食其教仲子類如此嗟嗟母病亦病母不
食亦不食有是子宜誌是母矣孺人儉勤有卓
識是宜銘銘曰丹穴是批風節如砥維巢之燬
維戈之壘父兮何倚錫山是履趣母入市一介
行李執戈以俟是惟女士江有汜矣賦在葛藟
式穀我子敬恭橋梓文孫駮駮旣多受祉閉戶
造軌出門瞻恃荳花可史游展斯齒溪山蓄旨
松筠獻玖天女叙舊銀龕佛圓我行永久愛日
視畧入十錦里千春游記徽音在耳洞壑高削

清溪堂天機紹居二高僧並葬誌

紹居僧之介者也。芥茶茶之介者也。故善烹茗而予性宜。芥益宜。紹居閉關清溪，題曰聽雨爐。紅茶沸，三更書聲纔罷，則紹居經聲續之。諱明愷，生隆慶辛未卒。天啟癸亥年五十三，俗姓李。母謝氏，樛仙孫女也。十五已訂姻盟，忽斬然奮筆，手解婚書，授外翁，遂奔清溪師。東隱東隱而上，如一均川，如道峰，如寶峰，如月潭，而天機最著。與衡山六如、雅宜、石田、枝山、龍池唱新詩，長

吳兩侯更迭和歌，紹居不可一世。其可天機也。夫故予合而葬之，屬梵林暨嗣孫貫微等，誣甲子二十六日。予次子京官，以痘殤，塋其側。俾證無主之果，莫開有漏之花。是宜銘銘曰：清且漣兮介而端，弓汝師天機。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高仲子姬敖十二

娘墓銘

姬臨清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

卒天妃宮

葬於虎

丘七十日爾姬美而敦禮三五在東游雲散之
悲夫余仲子友也旣卜葬歲一享坡公曰豈伊
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
主也系以銘銘曰

舍爾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澄淵白雲
欲歸青松半筵永寧貞鬼鐵花秀巖何以比德
潭影蘿烟

無夢園集

駐一

百三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姬不以喪歸久露命也俾與敖姬姊妹見永結
泉好二姬主敖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問
千秋孰主孰賓余旣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卽此路遑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

秋鴈環珮游仙芳魂落日幽寄霞箋長留一道

堤上春還

白樂天詩久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高仲子諱梁楹字明柱黔之行義孝廉敖姬年

十八葬千頃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極寓禪室有年茲合
塋敖姬墓傍距數武相地視葬司松楸者山長
張君天和也

孟秋二十八日葬敖姬越明日合葬二姬詩
以酬之

其一

繡屏曲曲掩回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上彩雲
秋共散欲攀芳杜弔湘君

無夢園集

駐二

百四

其二

露萎蘭芽冷玉階水萍離合總天涯休嫌花事
須臾盡相逐南征有鳳釵

其三

蒼霞片片玉爲阡幾瓣飛花點翠鈿誰謂紅顏
嗟薄命劍池流水自年年

其四

翠雲千頃鬱松楸寂寞三姬傍一丘夜靜月明

連秋出可中亭畔聽吳謳

萬曆丙辰七月既

繁昌令澹津呂公行狀

嗚呼士俛首受書一旦釋褐起而爲吏巧者有餘財善事巨室殘民以悅又恐比周枉法刺譏當世巧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姪直奉法不撓豪貴動而見毀子孫貧困不免負薪廉吏安可爲也則吾於呂公未嘗不慨焉三歎也公卒之三年其子茂等匍匐詣予以狀請曰先人操履子必聞之稔矣懼懿歟之弗章無以慰地下母乃沒惟先人從子先子游最久敢以狀累子余

無夢園集

駐二

夏

乃稍採次所見聞爲狀公名元學字聚之別號澹津其先汴人在宋時有名繼祖者爲崇德尉阻兵燹不得歸家焉二十餘傳而爲沔陽州別駕種雲公相生子三長太僕丞養心公名煥次泰興令雅山公名炯季淮府儀賓心源公名燠卽公父也初淮

莊王爲其

主選婚得心源公深愛重之旣成

婚

主封南城郡主心源公爲儀賓中奉大夫

授館居焉

主不宜子心源公歸省時命置宜

子者於家得里中沈氏沈亦名族後數歲同心
源公適淮館遂生公公生而卓犖穎異其爲邑諸
生時試輒上等尋餼學宮已因貢例入北雍庚
子舉順天公旣以制義負名視一第撥之耳七
上公車不遇則廢然曰吾自弱齡讀書黠屑劇
腑三十餘歲矣然擯於禮闈者七而終不得一
第是命也夫吾且焚君苗筆視相羊衡泌間已
復幡然曰士何必以公卿顯卽令受百里之任
撫綏而戢寧之使千百世後猶知有循吏若而

無夢園集

駐一

真

人足矣遂謁選授繁昌邑令未下車心自咨也
將鉤深摘隱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孰與示慈敷
惠務爲寬大也將株繫毛舉淫刑以逞使民惴
惴重足乎孰與清淨寧壹不罰而化也將朋比
豪右誣不辜以求媚乎孰與無縱詭隨寇虐式
過元元相安也故其政澹漠無爲蒲鞭示罰其
精緯神矚淵若冰鏡目覽訟牘手定爰書耳聽
口酌悉皆贍舉兩造旣具情暖立破看然刀奏
沛然水流無少遁者公不以得情爲喜必諄諄

開諭使爭者意消暮年政成訟庭羅可張也微
直一邑之民樂其寬服其決鄰邑仰之欲質厥
成矣有久繫者必曲爲開釋卽在不赦之條亦
憫焉加意曰是三木而繫者饑寒驅之也不則
快意睚眦傾身亡命者也不則少年比匪輕扞
厲禁誤罹於辟者也卽不敢縱有罪以虧

國典觀此纍纍能勿矜乎歲時存恤衣食無乏
我有泉纊亦以御冬視囹圄猶樂土也有某者
暴戾恣睢爲仇家所劫擅加訊鞫睥睨長吏公

蒞政陽爲引重已復被劫指無辜二十餘家邑
之稍厚富者相與謀曰斯人而在吾輩卧不安
席矣與其聽於豪也不如逮於法曷及其未發
也先諸傳檄樹幟公聞之亟傳諭曰殺人以媚
人吾不忍爲緩之盜將自至爾輩夙良民奈何
一朝爲亂身伏斧質乎衆志始定未幾真盜果
就禽諸臺聞之歎賞屢膺薦牘卒以故忤貴人
意竟中齟齬例應改調公脫然解組棄榮從好
閉關謝客遂絕意仕進矣在繁五年夙夜匪懈

有畱砧還犢之風繁與崇相距數百里而近一
絲一粒咸給於家親知詣任慮有所請乞輒令
還家傾篋以助至今頌之不衰公天性孝友庶
弟成之出嗣雅山公後悉心經理比長一以世
業授之昔薛包之析產也臧獲取其駑者田廬
取其蕪陋者器服取其朽敗者許武之待弟也
以其名未顯自取肥田廣宅及二第成名悉以
田宅歸焉公之克讓不愧二君矣公爲人不激
不隨忠信行誼著於宗黨鄉薦後清介自守不

異寒峻片石支扉揚挖風雅不欲與聞外事然
亦非獵虛聲而博名高遇利病關切寃抑莫控
者卽曲爲陳說往往陰爲人排難解紛人或不
知公正不欲使人知多卹困救乏脫驂贈舟之
舉饑于我乎食寒於我乎衣窶於我乎給靡不
視若困廩若哺母若取諸其筐筥諸沒不能具
襁殮者棺之不能謀窆窆者葬之鰥不能駕前
緩者室之歲饑則傾瓶罍以賑庠有助貧之役
則割膏腴以佐邑推賓射輒辭不赴曰將爲古

人乎吾德不逮爲今人乎反不若閉門謝跡深
自韜晦徒磬折以勤酬應而僕僕起居何爲性
頗嗜奕不能飲與人飲輒浩浩歸田以來游息
蔭芳園中座客恒滿高賢逸客之屢戶外相接
也浮白手談卜晝夜無倦色方謂神明不衰期
耄可俟而天奪之速七十未逮一疾不起人咸
惜之雖然公於家爲孝子爲悌弟於世爲大儒
於國爲良吏于鄉爲高隱爲義俠縉紳欽其
節郡邑高其行宗族崇其德鄉黨服其誼公雖

無夢園集

駐二

夏

死不死矣其

國爲良吏于鄉爲高隱爲義俠縉紳欽其
節郡邑高其行宗族崇其德鄉黨服其誼公雖
死不死矣其

孫母莫碩人行狀

莫碩人隱士怡竹公女王父以貢尹粵東有聲
母周氏家素封無子生女不勝生男哉氏嫻幼
儀十六贅孫而子之既克子猶子之子七莫既
昌矣歆而不餒矣蓋孫翁以醇謹推擇勤事于
公厥貢纁組非其好也里有暴兒嬰之不傷若
天助焉脫簪拮据多氏力云氏饒且窘且復振
且益窘儉于私不儉于公儉于鼠雀之耗我室
者不儉于嬰鳴之和我子者始翁父懷溪公客

無夢園集

卷二

覓

廬州卒間關載馳距氏廟見稱來婦居無何茹
荼十年手耕辨統姑王氏嘆曰十六也而婦在
饒不矜處厄不困乳姑感泉古義也夫在諸婦
之中暱就飴蜜者久之故曰心猶面也是以甚
致飾焉氏遭逢困厄視諸矜鞶永無失墜僅泮
衣紉箴祇承宗事已哉舉丈夫子七以瘠土之
勞警臆目之逸余觀雞鳴解珮弋善如鳧鴈意
固遠矣賢母林陽之馬馬宜振鬣效鞭箠而
况士乎吳俗俠交不年名交不月口交不日而

壘菴湯公誄辭

天啓辛酉八月十二日壘菴湯公卒於家居恒耳其道韻黃鐘九變莫匪和音俄焉慘怛悲思綿藐愚與仲君同社手啣狀偕伯兄叩潛確居以誄言屬古人云對苦寢梓樹寒生聞悲啼巢禽驚下能無悼乎古今諛墓者大都忠過龍比廉甚夷齊勇雖韓白文劣遷雄節脆勁松盟冷白日地下人皇恐不敢受地上人日馳幣擁轡迓之至誄篤行君子而亦難溢一辭矣內行誠

無夢園集

駐二

草

信不可掩也翁之先族于金陵稱高才於祖殷殷而上以挾藏文信國書譜佚不傳然譜與信國爭不朽雖晦實炳殷生悅幼見星吞之相于南卿于宋遂爲汴人繁星麗天寒芒無色則信國之譜旣出卜江陰而居者十四世官朝奉大夫鴻漸暨令子輩僑寓蘇常終長子孫于勾吳劍履不絕五傳公雨子曰庸曰成成生祥祥生濱濱嗣子璽讓生父十萬金博學善交時論重之子帆涇翁諱儔擬解火燼其策數奇名愈

孫氏兄弟邇正士卓然義問著於膠庠母智豈
在敬姜下哉夜半調羹佐子於讀蓋曰久與賢
人處則無過其天門開矣張婦戒女云無以貧
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每避其
言翁曾王父母未土氏襄翁獨營之不累諸伯
叔一雲墓木拱矣卽踐更諸役不以波之也尤
丈夫行哉相翁四十年翁樸誠敦睦名在鄉黨
言孝弟者歸厚焉氏禮空王口不兼味身無重
縑及祖曾待而葬三族待而贍諸子嚴事師友
待而辭暴囂待而馴土供待而償夫盡心
事君舍藥物可也方翁病劇願以身祈翁身歿
其旋而氏德音往矣剛以令子令孫光爾玄藏
是宜狀也已

奇子抱一翁諱雲孫品行卓傑燃藜掩閣問字
虛亭疊翁式光昭之其惟我翁翁居五丈夫之
四諱應禎字開甫別號壘菴晚飯佛稱鹿野居
士歿見於夢入覲東岳選署衆神以竝轂嗟乎
信國之牒與日月爭光才子之宗與天壤竝壽
咳唾九天則星在其口琬琰五策則火收其奇
翁起家明神耶抑神明之胄耶二週讓季叔之
乳逡巡成人十三秉嚴父之家仁義居積夜半
滅大母之崇正直護呵翁生而明神耶死而毅

覓鬼耶墮淵而冰窟煖關關而僕釁消執簡而
黠胥縛內鎮而庶叔寧翁風檣雲陣耶駕雷鞭
霆耶分宅益兄叩祠延母憑几書方神授刀圭
歿而孝也療孝子之生母生而孝也乞孝子之
神方以孝語孝以孝傳孝翁長而在帝左右耶
易簣而追飛太清耶嗟乎俱安名利之場各得
逍遙之地如翁杼柚玄風三十年不假交游于
外父偕隱鹿門寄聲寥廓誰歟處心定氣在險
能夷遇倖能暇誰歟坐忘於讓夷膽決於急病

見故人如風雨積他鄉之思誰歟閉門無事二
酉壯觀高論不疲三更澹語寧與江山道舊不
隨桃李逐鮮誰歟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交
貺者稀課子不讀非聖之書斥邪欲續絕交之
論董成道種繇兮若孺誰歟風骨晴嶺皆出文
章夜珠自來有許靖廟堂之器有黃憲師長之
姿誰歟質直而不犯恪慎而不懼執諍能因臨
節不奪修身慎行恐辱其先誰歟博而不雜若
開羣玉府珪璧琮璜皆有位置誰歟見一不善

刊山夷谷如避商君之法臨董安于之澗誰歟
若翁者山川騰蔚以作氣星辰磊落以降精蓋
腹滿精神心開明鏡勇埋雲夢之蛇仁愛中牟
之雉豈垂之空文哉愚讀狀而誅之庶北海之
門追題瓦屑南陽之墓重刻碑陰云爾出文
處士之星接台炳離慶宵在土呼嘯神祇獨啣
日光靜與天容清論如樂季女斯飢識畧精斷
讓乳吮痍蛟龍不侵魍魎自悲衷甲而至呼吸
殲之孝義神來陟降天醫行不徑竇仁及鳥孽

滿內外揚春日糗醜測量廣淵思古綵締太初
朗月叔夜冰肌積高鍾下神守密儀鄉有道德
善無盈虧明非舉燭清不置澌函杖禮樂坐臥
皇義孔靜幽默衆狐我著枕于見星抱樹辭脂
崇山出雲寸陰日孜式穀孝友宵吟晝呶沉瀝
克虛江山比眉藥物圖書紛縕咸宜高馳不顧
歸鳥致辭精色內白西方之思筌獨宜兮撫慧
砥楛內省端操正直永貽

無夢園集

駐二

頁三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嗟乎悠悠世法知己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
章受憎不受愛心乎愛矣其惟格人格人亡矣
傷如之何斗酒隻雞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
之文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
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翁然趨古先
生真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虜策虜在強
兵策兵在選將日取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
年垂老辟召齋戒而入告竊憶某與先生一住

無夢園集

卷二

四

三湘七澤一住七十二峯相遠也而相邇相見
也而相失戊戌之役暗中物色予甚閱三十三
載見先生於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
月遂別先生於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
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
湘潭客過而慰余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旣
弗獲子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二
十七日不舉火亡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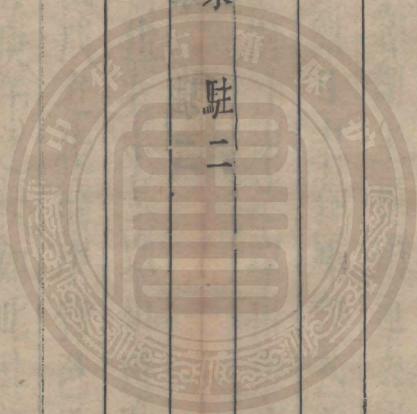
曰僕老矣善事李則餘文

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
正月忽語曰吾將買舟至金閶携所撰著與生
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柰何
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
契闊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無夢園集

駐二

夏



祭伍少叅寧方先生文

嗚呼伍相之死忠烈也噴西陵之洪濤先生之
死忠憤也洒廣寧之赤血吳人士聞訃正告當
道亟祀于鄉夫鄉賢濫觴一歲之內得袁雲翁
暨翁而此典重光然先生祀于廟可也謚可也
與伍相國並祀吳門可也聊見鄉人仰止國人
舉直云爾余嘗謂坐程明道春風和氣中不如
坐先生勁霜烈日中春風和氣能薰人亦能壞
人勁霜烈日惟苦物是以生物嘗與先生終日

無夢園集

駐二

頁六

言不倦先生亦終日與言不倦歿之夕屬訃聞
者僅三人仁錫與焉亦鑒其木彊也夫海內讀
先生之書惜哉未見其人耳亦惜哉僅畏其書
耳竊謂先生持已也嚴而立論也寬寧有放過
他人處更無放過自己處雖然議論未有不恕
而可行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錄桓文至孟子而
科之曰假夫桓文僅可作尊王之事管晏僅可
輔桓文之主故孔子大其功小其器終未嘗誅
其心使桓文爲莽操孔子必誅之矣少正卯未

成之莽操也煩聖人之刀鋸豈非忠厚之至乎
故孔子錄桓文恕也先生之書片善必錄也孔
子誅少正卯亦恕也先生之書大惡必懲也有怒
直筆而形之彈章者是不如草木能受天地之
殺也有荷先生之獎借挫其末路是可坐春風
和氣不可坐秋霜烈日者也顏子之能爲禹稷
也必易地而後然若先生直須易一雙眼睛而
必定東事造物竟不肯奈之何哉氣作山河未
了事先生終須補之先生生前不受人一物倘
以此言爲然而歆其一杯焉可乎哉

祭金赤城年兄文

嗚呼與兄分手在三月上旬弟方治台鴈裝兄
爲言廬山瀑布足探驪龍而挾萬丈之濤於樽
俎甚壯暨登鴈山龍湫誌稱廬山無此飛宕歸
將倣兄驟聞兄訃在五月上會稽探禹穴時悲
賦愁慘淚落秦望之溪乳泉爲赤而靈輻已發
吁嗟乎感星動雷天下志士仁人之痛也雖然
兄在今日如急流之砥繫以安危弟敢理私痛
而忘國恤乎兄在比部逆折宗釁與大吏舌戰

無夢國集

卷二

夏

官職方強項執法真能死於其官居家惟有一
貧貧于諸生貧于貴公子貧于郎署二千石大
夫之家無擔石儲咄咄奇事抑他人富而敝車
羸馬兄二千石貧而潔然盛服以屈大夫之忠
憤也必期美其珮蘭也其矢死靡他也區區寒
暑晦明與循資日月躡得高官兄生前已厭聞
之浮大白揮之矣

恭祭周元公先生文

生愚自髫知先生之學今謁於祠曰太極之至善也嘉種一粒也無極日日新又日新也百千萬粒也無極而太極百千萬粒只此一粒也五穀熟而民人育舉一世穀地不荒穀種不雜舉一世之人無極而太極也故曰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先生言太極也必言無極言無極必言誠必言拙言拙必言通著書最少而用意最淵噫天下大政事人天下大理學人也先生不常司

無夢園集

卷二

夏

里南安囚法不當死而抵轉運使乎不嘗徙南昌清獻惑於譖必熟視其所爲乎不嘗提點廣東刑獄熟視徐按瘴癘必親乎其待同寮也不嘗經紀郡守之喪往來不倦乎其待門弟子也不嘗以樂意薰伯淳以師嚴付伊川以三謁不見待安石及官江東與之移時而語令精思自得乎夫清獻不知先生賢于知先生者先生不見安石其造就之意深于在左右者不知而知之乃不辱知不見而見之乃不枉見先生門扉

詩開闢從方便乾坤在此間學者知便二字可以政可以學矣無極而太極也哉誠神幾曰聖人也哉

無夢園集

附二

皇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趨召渡江遙望圖山師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論將歸之聞道蓋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乎其人乎曰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職思其居不以虜遺君父也職思其外執干戈衛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心也惟學是求剪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如取

無夢園集

駐二

夏

如携不震不悚惟茲圖山公始發軔比南陽之墓祭去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蹇蹇苦忠几几密節肇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亦必于是予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朝食虎拜稽首於萬年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於海門圖麟閣於天上毅魂魄兮揚天戈風雨來兮匣劍鳴我思若祖今其胄見我思若孫今其祖見我思祖孫今其學見嗚呼先生瘡痍不可復忍腥羶不可雜處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

祭諸敬陽先生文

嗚呼論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辦天下事及追
求心事又曰不唯無他腸是無腸者乃足貴耳
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機心無他腸而完熱
腸者也先生與余談仁而狀之以赤故曰血心
先生初立而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對
君父也在儀部力持清議以赤心對職業也矯
矯排流俗而伸郡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對賢大
夫也教人以學教人以官以赤心對友朋也在

無夢園集

卷二

五三

林泉上書執政孳孳以國本以赤心對天地也
昔人謂蘇公救得緩急人自公救不得緩急人
雖然今之能爲樂天者亦罕矣况如先生乎先
生緩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蘇公者夫先生自
苦而未嘗一苦人與先生交必能自苦而陰體
其意然後不負故一日發憤先生往矣一日發憤
先生往矣一日發憤先生往矣一日發憤先生
往矣一日發憤先生往矣一日發憤先生往矣

見之乎

祭嘉興朱君升孝廉文

吾兄不宜歿者三有不可歿者三求其故不得者二貴不驕貧不去和以介羣以別守身如執玉閉戶如處子一不宜歿憂人煥忘已寒割已甘釋人苦兄之開眉人間善事兄之愁容朋友多過二不宜歿恨遼陽釁始葺成紀錄以助王愾兄又欲鳩左國公穀敘一事而殊文者爲一書以導海內好古之士三不宜歿兄何可歿也兄之朋友誰告以過望兄眉宇卽渴者醉親兄

氣槩卽凍者煖道有矻泣相告於泉下也兄之不可歿者三也嗟嗟兄竟不起耶不生好人不常生好人不成天好人行好事不常行好事不成好人今天生吾兄吾兄方行好事而又奪其年是奪好人之年也是奪好人欲常行好事之年也是奪兄之一年奪天之百千萬年也天自奪其百千萬年而愚欲與兄爭百年之年則無聊之極思也吾兄吾兄其亟化爲文星以醫操觚之剽竊乎其亟化爲將星以振武夫之恇

怯乎其錫慈航以救溺乎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唯兄可當此語我思古人交地上之人而意有
所不愜則邀地下之人吾兄其終無棄弟而詔
告之於夢寐也

無夢園集

駐一

夏



祭張理菴先生文

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先生之謂乎先君子
與先生讀書石湖鹿門翁一見異之曰此石渠
同異之選也然先生人師非經師夫教人忠教
人孝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師道不嚴實友道薄
耳未能爲弟子而能爲人師者無有未能友而
能師者亦無有予中瑤焰先生在杖屨顧之出
珠玉慰之飲之食之見柴門深扃惆悵意中人
欲言不言擲以詩句旨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其
待故友之子如此爲人友何如哉爲人師又何
如哉經明行修經不明冥行耳先生精於論辨
使聞者躍然心開而約之以實踐蓋學有根本
教人有步驟有約法游其門者當自得之矣司
空曙不云乎憶昔秋風起君曾歎逐臣何言芳
草日自作九泉人方干不云乎入室幾人成弟
子爲儒是處哭先生

祭吳爾繩文

翁之生也風骨巉巉如太華立雲端珠玉粲粲如明月在溪水解環珮而來之頎然野鶴手執短塵則晉代衣冠也君嗜梅几席梅也盆盎梅也齋中之句笛中之聲絨扎之遙傳梅也翁善病攜手虎丘瘦影相對病耶瘦耶梅花深處耶今年春有台鴈行在會稽亦倦遊矣見其雲流波上竹就人家語人曰台雁山水之精嚴者也會稽山水之情懶者也禹廟梅梁畫龍點晴影

無夢園集

駐二

頁七

落鏡湖吾以台雁自私以會稽持贈爾繩可乎
今迺以鏡湖之梅影佐靈凡之蘋藻而髣髴音
容如金書玉簡之理奇于宛委也婚嫁就比鄰
歿生長相見此世情語翁秋水爲神何地無水
而比鄰乃見之乎哀哉

祭蔣姑夫台宇文

惟翁翹然感慨種松歲年風雲未感意氣怡然
北山有梓南山有橋邪表必黜俯仰無驕一生
一處看劒光懸人非別後心許生前返駕南山
長雲千里白眼當世得正斃矣猶有不忘四郊
多壘毅魂魄今有腸如矢心與世遠事與人同
高列剡薦所志飛鴻鍊骨養氣雨潤雷喧廣交
不雜敢勇少言置之巖石邈然無侶擢之囑廊
九宵鶴舉薄言固始丕變人文躬先孝弟從者

無夢園集

駐二

夏

如雲操不激切素風愈鮮翔格雅馴止齊不愆
退藏於密置器斯安竒情雙亮令名俱完臨去
骨立長夏歲寒雅琴雖古獨有鳴弦旣彈知已
復響後賢其人往矣其節可誅擬人必倫河汾
可擬

一水春融水綠人非眼對心信坐前

北山有梓南山有橋邪表必黜俯仰無驕

惟翁翹然感慨種松歲年風雲未感意氣怡然

祭賀日獻尊人文

嗚呼先生息機於深觀妙於止古之至人也哉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以世情喻之登先生之堂欲納先生之履而無
從也不幾太絕人乎然以易理窺之不惟不出
戶庭也抑亦不見其庭之人焉若隨之出門交
則許其有功不許其无咎又曰出門交有功不
失也益傷失足之易也門第高可畏先生閉影
息形澹然若喪戶外之履自遠室中之琴無絃
無夢園集 駐二 夏是

悲夫營壘之爲見見其人又見其庭之人爲崇
也不獲身何有哉易重應與而艮敵之亦惟曰
艮其身止諸躬而已先生非真有自得與人無
涉者能不見一人乎能終日終身不見一人乎
先生爲源泉而哲胤秀千巖萬壑之流先生冬
藏手也哲胤春生手也各殫其能而後出入造
化之事盡斯爲有子也已

祭魯柱石文

嗚呼先生信義廉正剛直勁毅人也信以刻僞
義以破靡廉以激濁正以矯偏剛以剴務直以
砥躬勁以鍊性毅以恒德生於先生之前而知
其人者惟蘇文忠乎人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
豈可預憂其折雖然未有剛而折者易之大過
剛過乎中乃起枯隆棟竟屬二四之剛而初上
不與焉否則奕奕顯廟棟折榱崩非先生揭日
月行之能宣重光乎雖然此一班耳先生起家

雲騎佐觀察幕下正色不阿瞻智固已遠矣憂
國之誠義形於色當世特未盡其用桓桓赳赳
豈憂缺折哉劉元成之學自不妄語始及其卒
也盛雷轟於寢室先生師事王少翁少翁亟稱
之非獨過人之節也抑以過人之學也惟學力
不可掩先生之靈爽卽几楹而是矣先生之精
誠卽子姓而是矣先生之雍穆卽喪次誠信同
儕執事罔有不恪而是矣先生潔清之靈先生
忠義之氣可以飛霜吐虹豈惟人不能折之天

亦竟不能折之也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吾未見蟬蛻爲大年而松柏爲殤子噫輯吳志者別於賢士君子無媿焉

無夢園集

駐二

一五

09663

